日本明治卅八年十一月廿五日第三種郵便物認可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十月十日發行

THE MINPAO MAGAZINE

8 Nichome Shinogawamachi
Ushigomeku
TOKYO JAPAN

民報

第貳拾四號

Telegraphic address:
MINPAO TOKYO

民報第貳拾四號目次

●圖畫
孝陵
南京城門
●代議然否論……太炎
●革命之心理……伯夔
●規新世紀……太炎
●時評
清美同盟之利病……太炎
告同人（德皋保護回教事）……太炎
政聞社解散之實情……太炎
中國之川喜多大尉袁樹勳……太炎
康梁之今昔……揆鄭
湖廣總督之滑稽……餘波
●譯叢
西伯利亞紀行……仲密譯
印度母國萬歲報（二）……公俠譯
印度柯來因報……公俠譯
●說林……太炎
●小說
電光……臺山譯



本社廣告(一)

本社以擴充事務起見發行所于本月遷移至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百三十八番地所有事項仍以通信事務所直接自後通信諸君無論重要尋常定報等事直函日本東京牛込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通信事務所爲荷

本社白

本社特別廣告（二）

本社自二十期起。改定篇次。專以歷史事實爲根據。以發揮民族主義。期於激動感情。不入空漠。海內外志士。如有諳于明末佚事。及清代掌故者。務祈據實直陳。發爲編章。寄交本社。又宋季稗史遺集。下及詩歌小說之屬。亦望惠借原書。或將原書鈔錄。寄交本社。之資采輯。漢族幸甚。

本社啓

本社特別廣告（三）

本報經理人。數月以來。屢有更易。故與各埠代派處。及訂閱諸君之交涉。多有遷延未清晰者。本社同人。實深慊仄。今擬將從前事件。逐次理結。其有未了之處。請直函告本社。俾現在經理人。得以查明作覆。

本社謹白

復報社廣告

本報發揮民族主義傳播革命思潮發刊以來已出至第十一號現第十二號亦將付印不日出版

復報社啓

代派通學報

上海通學報。向以英文爲主。丙午兩年。曾載有伊索寓言譯語妙法。文規四百條。英文初梯。中西尺牘。海外奇談。華英科學等。分門彙記。閱者便之。今又添入新譯之國民讀本。老耶而讀本。東方讀本。三種譯成華英合璧。務使初學英文者。無師自通。較讀原書。尤爲有益。特約本社代派。凡定閱全年者。三十六册定價六元。（外國加郵四角）零售每册二角。

民報社啓

本社名譽贊成員

（謹依惠款先後爲次用鳴謝忱）

趙耀漢	拾五元
蔣滅胡	拾元
王始興	拾元
黃漢民	六元
劉光漢	五元
王惺初	五元
黃·漢祝	五元
鍾瓊力	四元
蔣平滿	貳元
誓殺漢奸一份子	貳元
趙漢強	四元
雪徽欽恨者	貳元
蔣鑛漢	貳元
蔣縣新	貳元
復宋明大仇者	貳元
金山大埠自由社諸君	貳拾元
麥勳立	貳元
張漢雄	貳元
曾滿生	貳元
我亦漢民	貳元
趙興漢	貳元
蔡羣醒	貳元
廖優勝	貳元
凌鋤滿	貳元
蔣立漢	貳元
廖川石	貳元
李復漢	貳元
區漢英	貳元
滅虜倀	貳元
不巧	拾元
二井伴次郎	壹元
仝陳漢戈君	貳圓

代派華英日報

此報發生於北美加奈陀晚香坡。已有兩週年。除發揮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外。專搜羅康梁姦徒劣迹痛加攻擊。蓋此爲若輩根據之地。皆得徵實非隨意杜撰者比。凡定閱全年者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民報社啓

代派自由新報廣告

該報設立擅香山主張民族民權民生三大主義乃純正民黨之機關報議論透闢記事翔實創辦了始數日之間即成基礎其主筆之孚衆望已可概見近者吾黨主義日見昌明於此丈見一斑玆於本社代派並介紹於東京留學界每年特收郵費日銀四元不收報資我同胞不可不讀也

優待廣告

弊軒開張以來已歷四十年在東京之西洋料理店中實最久而蒙宮內省暨內外紳商之光顧而於清國遊歷官紳尤蒙異常之惠顧昨歲貴國欽差皇族大臣辱臨之際敝軒曾再蒙駐節之榮近來復屢荷貴國學生諸君治膳之命此在敝軒實爲無上之聲名曷勝感謝今特製就格外優待票以報貴國官紳士商諸君之厚誼更懇不時光降是所盼

上野公園

西洋料理業

精養軒

電話下谷五百三十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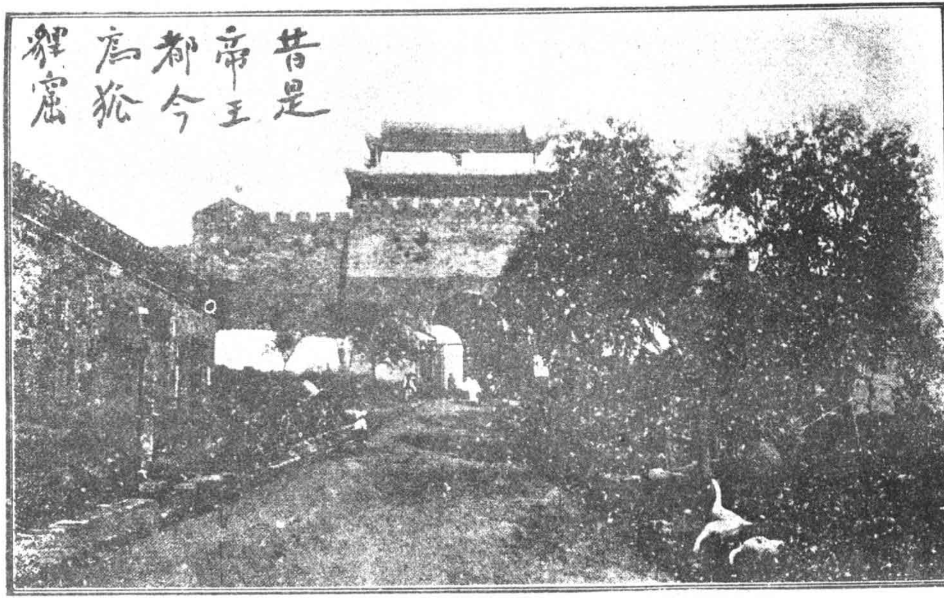
優待券

諸君凡
禱
持有優待票
者不特支拂格外
親切價錢亦一概九打
諸君凡有優待票者無論若
干次皆可通用無論若干位皆一
樣款待惟以本年十二月三十日爲限

孝陵







南京城門之圖

代議然否論

太炎

代議政體者封建之變相其上置貴族院非承封建者弗爲也民主之國雖代以元老蛻化而形猶在其在下院周禮有外朝詢庶民慮非家至而人見之也亦當選其得民者以叩帝閽春秋衛靈公以伐晉故徧訪工商訖漢世去封建猶近故昭帝罷鹽鐵榷酤則郡國賢良文學主之皆略似國會魏晉以降其風始息至今又千五六百歲而議者欲逆反古初合以泰西立憲之制庸下者且沾沾規日本不悟彼之去封建近而我之去封建遠去封建遠者民皆平等去封建近者民有貴族黎庶之分與效立憲而使民有貴族黎庶之分不如王者一人秉權於上規模廓落則苛察不徧行民猶得以紓其死蓋震旦亦無佗長耳旁倪鄰國與我爲左右手者印度以四姓階級亡西方諸國上者藩侯下者地主平民皆不得與抗禮其廢君主立總統者以貧富爲名分若天澤冠履然彼其與印度興亡雖異以階級限民則同獨震旦脫

然免是閩粵間或以族姓分高下自嶺以北則絕江東有惰民漁戶法皆禁錮不得入仕塗自秣陵以西則絕有時矯虔吏奮其威稜踐元元如草芥然固非世其位者廢官歸老其子姓或暴橫鄉曲值長吏骨鯁者往往能捕治之若夫使高貲兼并之家口含天憲手司民命則千載未有一二承五十葉平等之緒風雖東胡入主猶不能恣情滑亂而反除江左世奴之制爲之釋回增美是震旦所以卓絕矣官吏賊民宦家武斷與嶺南人分宗族大小是爲純白中著一黑黶假令彼政府欲除三害當專以法律爲治而分行政司法爲兩塗諸司法官由明習法令者自相推擇爲之咨於政府不以政府尸其黜陟夫長吏不奸裁判之權則無由肆其毒司法官不由朝命亦不自豪民選舉則無所阿附以骫其文如是而民免於隉杌矣猝然外交有失至於辱國禍民民得臨時誅其主者依羅馬法無所問如是而主相不得自擅矣惰民漁戶之儔擧自有明所以貶抑胡裔嶺南之葆愛族制其始亦以分北俚繇久則氾濫及同種然皆自法令禁錮成之若一切許其登錄銳意奬進則去此如發蒙振落如是而王道蕩平大圜停水之中無少有坎窞矣斯固標擧粗觕未盡委細然大

體不逾是必欲闓置國會規設議院未足佐民而先喪其平夷之美若是者於震旦爲封豕投畀有北未足以盡其誅乃者楊度鴟張夸夫伸眉延頸喁喁請開國會滿政府如其請果刻九年爲憲政實行之日吾且庋閣民族主義而言代議之不可夫其橫分階級既略論如前矣若乃選舉不可實行則明之以丁口比例今計中國本部及新疆盛京吉林黑龍江四省大校二千四百萬方里爲州縣千四百丁口則四萬二千萬有奇若如日本選率十三萬人而一議員則議員當得三千二百人其數與虎賁等猱屯麕聚分曹辯論謦欬之聲已足以亂人語故列國議員無有過七百人者今以七百員計則是六十萬人而選其一也除去婦女僮兒入選場者大率二十萬人愚陋恆民之所屬目本不在學術方略而在權力過人以三千人選一人猶不能得良士數愈闊疏則衆所周知者愈在土豪今舉一例假令二十萬人中有二十賢良與一土豪區萬人爲一處而選之其萬人中無土豪者勿論其適有土豪者設土豪得票與賢良均或且增倍賢良雖不能與土豪抗其餘十九區中猶有賢良土豪不能盡陵其上也若以二十萬人選一彼萬人所知之賢良非十九萬人所知

而萬人所知之土豪則爲十九萬人所周知是賢良終不能與土豪抗也單選不善於是與之複選其人知識雖少高賢良衆則勢分而附從寡土豪一則勢合而陪屬多其不足相勝亦明矣是故選舉法行則上品無寒門而下品無膏粱名曰國會實爲姦府徒爲有力者傅其羽翼使得腰臘齊民甚無謂也藉令通選不足以得材士又縮衂之而爲限選漢土之限選若易行矣不以納稅爲齊而以識字爲齊計漢土識字者十人而三則七人無選舉之柄行之若截削省要者卒之苟偸一時勢不足以經遠弼迫敎育實行以後人人識字又無柰彼何也且以滿洲政府歆羡金錢其計必以納稅爲權度然以納稅定選權者又不可施於震旦也按今震旦所有直稅納諸所在州縣者獨地丁漕米與漁蘆諸課歲可得銀三千萬兩而田賦高下科則處處不同山澤亦然以其地有肥磽穫有多寡不容以法令一切等畫之耳然則田賦重者莫如江浙畝錢輸銀三錢漕米可一斗許亦當銀二錢有奇合之則畝輸銀五錢池沼場圃山林廬舍之屬視此而殺上流稍輕減湖南壤土非墝埆而畝財輸銀二分又無漕米山澤廛里幾無稅矣辰沅以上畝財出銀七八釐耳北方諸省亦

大校類是而新疆與東三省其隴畝往往未升科縱升科亦必不能過辰沅今若以納稅定選權中國制錢當日本半錢五分之一日本以直稅十圓者得選舉權中國應以直稅二圓者得選舉權如是則江南浙江之農有田三畝納丁漕方二圓足以攘臂參選而上流貴州湖南諸省雖有田百五十畝猶倜倜未入格北方如陝西甘肅益以銷鑠而東三省與新疆尤無賴如是則選權湊集于江浙而西北諸省或空國而無選權也此何等政體耶若欲比肩日本以直稅十圓爲度齊今此直稅三千萬兩無慮當銀圓五千萬枚令人人皆有十圓之稅全國得選舉權者亦財五百萬人況其數本出於奇零簉集稅不及十圓者大氐三分居二則得權者財百六十六萬人耳而稅有倍於十圓者其選權仍不得倍如是又當減其什一則得權者財百五十萬人夫以四萬萬人成國其得選權者祇百五十萬是二百六十六人而一於民權不增涓壤又安用選舉之虛名爲若欲增重直稅以繁殖選權者此不足使繁殖而適以減削其數何者土田山澤所得本微復課重稅中人有十圓之稅者且將去而之商賈以其土鬻之富人富人雖納百圓之稅選權不爲增多而納稅十圓者

其人數己減十分之九選權則愈省嗇夫代議本以伸民權也而民權顧因之日蹙令二百六十六人中必有一人居其維首其權力與衆絕殊名爲損上益下於下反增之層累此則名實相戾不足以紿孩嬰之童也且所爲代議者欲使增益租賦之令不自上發而自下裁定之今爲繁殖選權則於代議未行之前先武斷以增租賦於因果又適爲顚倒矣若不以直稅爲劑而以一切稅課爲劑者民有選權或稍稍增于往昔凡課至重者莫如鹽今設鹽官凡十處其商多聚居城市一處無過三四千家合之亦增多三四萬人耳其外則茶也絲也木也藥材也瓷器也繒帛也錫也木綿也布也穀食也酒也皮也馬也珠玉也紙也煙草也爲貨殖家最巨者而倡優亦不得無課其課率在十圓以上夫以商人豫選若無害矣反而思今之政黨素皆躡屩贏糧以游異國參半爲貧乏之士雖有溫飽者亦往往不治生產其納稅十圓者蓋寡夫倡優尙與選而素知法律略有政見者反無尺寸選舉之柄則以納稅定選權者其乖戾亦已甚矣況値風敎陵替之時朝貴既惟金錢是務惟甿庶亦應之於下謀選舉者或以方術運動終不如橐中裝足以耀人若是則雖倡優亦或被選吾

何以知其然耶向者未有選舉滿洲以鄉會試爲取士大典然柏葰嘗與優童通關節中式入錄矣今之選舉寧有異是若以衆選不可遂私者吾見選舉之法尙在而作奸樹僞者相枕藉也選舉法中孰不曰爲選舉事而以酒食游覽招人者及受其招者皆有禁錮之刑乎孰不曰爲選舉事而贈財物利益於選舉人者及受其贈者皆有禁錮之刑乎法令滋章關防滋密而詭竊者滋多視之以爲恆事加以複選則私昵者尤多況上視貴族院而知滿洲華胄人人習爲倡優貴族院得容此曹衆議院獨不得容此曹耶尤而效之則人情亦不爲噩異矣夫以納稅定選權者猶漢時以貲算爲郎其黠汙甚且震旦二千歲中世爵已廢財產皆均分子姓無以長子相續者矣一興選舉又以納稅爲限民之死權者欲持此以無替父有一頃之田一廛之肆而其稅適當選格分之數子則權去委之長子則權存人將以重視榮名不顧七子均分之美其滑亂風俗又將自此興矣以納稅定選權者獨有一善曰租界工商納稅多在外人轄下而鄉里或無銖兩之租身無選權則不得齊夷於士伍容當作其恥心耳雖然猶無效大賄多金固得以勑選入貴族院而勑選非有定格滿洲

制法方懸子男之賞以厲販夫向者以報效賞京卿今且以報效入上院何有於鄉里選權哉是故通選亦失限選亦失單選亦失複選亦失進之則所選必在豪右退之則選權墮于一偏要之代議政體必不如專制爲善滿洲行之非漢人行之亦非君主行之非民主行之亦非上天下地日月所臨遺此塵芥腐朽之政以毒黎庶使魚亂於水獸亂于澤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職姓甚矣哉酋豪貴族之風至於今未沬也難者曰知代議必不可行而公等昔嘗主持共和政體何其自相斫也應之曰昔者吾黨以爲革命既成必不容大君世胙惟建置大總統爲無害而又慕說美利堅人哀思窈窕爲我好仇故聯想及於共和政體不悟置大總統則公舉代議士則戾且未嘗推校丁口與他國相稽也美之丁口七千有餘萬視震旦五不當一其地三千萬方里視淸所據疆土四分而三視震旦本部以倍然猶衆建聯州各爲憲法其議員亦無等差高下然後分布得均耳震旦不分爲聯州多選議員則召喧呶少選議員則與豪右若分爲聯州耶此土情勢即又與美輒戾今之務在乎輯和民族齊一語言調度風俗究宣情志合之猶懼其隔閡況剖分之自宋以降南人

視北人則有異荆揚益三州人視嶺外人則有異地方自治始萌芽而湖南江蘇安徽比鄰之民又且相視若戎敵濱海通商之地其民羯羠不均顧反有賤其宗國而厚愛歐美人者若一日分爲聯州其遂離則愈甚而南北美之戰爭將亟見于漢土于民族主義甚反矣夫山人誚澤人則以爲蛙黽澤人誚山人則以爲貙貍將由老死其鄉無交通之利便故然耶斯又未諦合震旦冠帶之區大於英德法三國彼以政俗不同轉相鄙賤雖交通利便不爲損今若分置聯州其相蔑相陵可知已抑震旦人之天性固函陰陽二極眦陰故更互鄙夷眦陽故爭求和會在昔魏氏代漢梁氏代唐以合爲分以博爲俴則謳歌者有怨志三國分而晉混一之南北分而唐混一之五季分而宋混一之江表唐蜀亦有文思憔殺之人未聞以滅宗爲怨何者幸同氣之和合爲一家不至以戈矛相見也故當伏其陰極軒其陽極令民族親如昆弟寧可以聯州促其騷離哉若就民生主義計之凡法自上定者偏於擁護政府凡法自下定者偏於擁護富民今使議院尸其法律求龍斷者惟恐不周況肯以土田平均相配故當時言共和政體者徒見膚表不悟其與民族民生二主義相牴梧也余

固非執守共和政體者故以爲選舉總統則是陳列議院則非總統之選非能自庸妄陵獵得之必其嘗任方面與爲國務官者功伐既明才略既著然後得有被選資格故雖以全國人民臚言推舉不至恂瞀而失其倫也至夫議員則不然其被選不以成績有權力者能以勢藉結人大佞取給於口舌譁衆嚇羣其言卓犖出疇輩至行事乃絕異家有閻妻又往往以色蠱人助夫眩惑既與舉者交歡騁辯未終令聽者魂精顚沛蛾而使其良人上遂矣美國之法代議士在鄉里有私罪不得舉告其尊與帝國之君相似猥鄙則如此昌披則如彼震旦尚不欲有一政皇況欲有數十百議皇耶他國未有議員時實驗未著從人心所縣揣謂其必優於昔今則弊害已章不能如向日所縣擬者漢士承其末流琴瑟不調即改弦而更張之爾何取刻畫以求肖爲吾黨之念是者其趣在恢廓民權民權不藉代議以伸而反因之掃地他且弗論君主之國有代議則貴賤不相齒民主之國有代議則貧富不相齒横於無階級中增之階級使中國清風素氣因以摧傷雖得宰制全球猶弗爲也夫欲恢廓民權限制元首亦多術矣如余所隱度者略有數端代議不可行而國是必素定陳

之版法使後昆無得革更其事云何總統惟主行政國防於外交則爲代表他無得與所以明分局也司法不爲元首陪屬其長官與總統敵體官府之處分吏民之獄訟皆主之雖總統有罪得逮治罷黜所以防比周也學校者使人知識精明道行堅厲不當隸政府惟小學校與海陸軍學校屬之其他學校皆獨立長官與總統敵體所以使民智發越毋枉執事也凡制法律不自政府定之不自豪右定之令明習法律者與通達歷史周知民間利病之士參伍定之所以塞附上附下之漸也法律既定總統無得改百官有司毋得違越有不守者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逮而治之所以戒奸紀也總統任官以停年格遷舉之有勞則準則例而超除之徧不得用官有專門者毋得更調不使元首以所好用人也在官者非有過失罪狀爲法吏所報當者總統不得以意降調不使元首以所惡黜人也凡事有總統親裁者必與國務官共署而行之有過則共任之不使過歸于下也總統與百官行政有過及溺職受賕諸罪人人得訴于法吏法吏徵之逮之而治之所以正過舉塞官邪也輕謀反之罪使民不束縛于上也重謀叛之罪使民不攜貳于國也有割地賣國諸罪無公布私行

皆殊死不與尋常過舉官邪同也司法枉橈其長得治之長不治民得請於學官集法學者共治之所以牽獨斷也凡經費出入政府歲下其數于民所以止姦欺也凡因事加稅者先令地方官各詢其民民可則行之否則止之不以少數制多數也數處可否相錯者各視其處而行止之不以多數制少數也民無罪者無得逮捕有則得訴于法吏而治之所以遏暴濫也民平時無得舉代議士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率縣一人議既定政府毋得自擅所以急禍難也民有集會言論出版諸事除勸告外叛宣說淫穢者一切無得解散禁止有則得訴于法吏而治之所以宣民意也凡是皆所以抑官吏伸齊民也政府造幣惟得用金銀銅不得用紙所以絕虛僞也凡造幣不得以倍現有之錢者等于一錢不使錢輕而物益重中人以下皆破產也輕盜賊之罪不厚爲富人報貧者也（案治盜賊不當刻定臧數以論罪之輕重當計失主所有財產而爲之率譬如家有百萬金者取二十萬金猶無害家有十金者取三金則病甚其爲害於人有輕重故罪亦因之爲輕重不當刻定銖兩以計罪亦猶傷人者毀嬰兒一肢與毀大人一肢同罪或且加重不以肉之重量面積計罪也）限襲產之數不使富者子孫躡前功以坐大也田不自耕植者不得有牧不自驅策者不得有山林場圃不自樹藝者不得有鹽田池井不自賁暴者不

得有曠土不建築穿治者不得有不使梟雄擁地以自殖也官設工場辜較其所成之直四分之以爲餼稟使役傭于商人者窮則有所歸也在官者身及父子皆不得兼營工商託名于他人者重其罪藉其產身及父子方營工商者不得入官不與其借政治以自利也凡是皆所以抑富強振貧弱也夫如是則君權可制矣民困可息矣又奚數數然模效代議惟恐或失爲難者曰夫一國而分數總統者可行于小國不可行于大國今以法司學官與總統敵是即三總統矣事有稽留則柰何應之曰總統不可衆建者以其議論不決也今法司與學官各視其事不與行政國防相奸責有專負事有專任非衆建之例借觀明代法制行省有布政按察二使政刑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及滿洲常設巡撫一員爲行省長學政又與巡撫抗禮政學分權無他官以臨其上然不聞有廢事何者各司其局則無猥積之憂亦無所用爭執一省如是一國易明也總統主行政國防與代表外交事他人無從旁掣曳者斯不應以大小爲比且公知大國之總統不可衆建未知大國不可設議院也夫小國寡民如雅典則市民人人得以議政今歐洲諸國皆方雅典擴大即攣縮爲代議漢土視

英德法又大至五六倍視美利堅其民則繁庶至五六倍由是代議又不可行之惟有分州以治又不足縣羣衆而有害於和會是故監督政官之責當移於法司此形勢自然也學術者故不與政治相麗夫東膠虞庠辟雍泮宮之制始自封建時代禮樂射御皆爲朝廷用孔老起與之格鬪學始移于庶民自爾歷代雖設太學其術常爲民間鄙笑漢世古文諸師所與交戰者十四博士宋世理學諸師所與交戰者王氏之三經新義綜觀二千歲間學在有司者無不蒸腐殠敗而矯健者常在民間方技尤厲張衡馬鈞之工藝華佗張機之醫術李治秦九韶之天元四元在官者曾未倡導秒末皆深造創獲卓然稱良師且震旦爲學者常詻詻與官立庠序反對縱校官有長藝猶刳心致死以爭之此則一統久長民不繫於九兩之效也知學校爲使人求是非爲使人致用則學官官與政官分然猶建長理之分帑賦之不純任民間自爲者以草茅設學常少數而資財又不足以取濟或并于譯人大駔之手則國華讀而賤民輿是故以此扶翼不以此爲本株獨以擊蒙講武之學隸政官者由强迫敎育爲在官所有事申李法定約束其事固專爲致用非執權者又莫能行也難者

曰。停年格者、徒以歲月期會困人。不能得方略士。是材者不得起。而下資獲遷也。應之曰。爲治固當循繩墨無所用賢且有勞者得超除溺職者受罷黜材者固無患其沈滯雖下資亦自見汰矣若夫跅弛巽衆之材慮非平日所能逆覩若使元首以知人善任爲期所得無過縱橫之士夫年勞可質驗而懷材不可豫知其魄兆獨在言詞捷給而已以筆札脣舌自用者率多援引聲氣更相題榜嫉人之是用己之非下者簞笥饋遺以結人歡其稱譽乃日起若主者無他腸則誤用佞人耳若有他腸且假借尙賢之名爲頓置私人地內觀淸政部選重時雖權在胥徒猶不能以意顚倒今者部選之權愈輕而督撫用人愈繆藉有一二廉直者以不受賂遺自高內則引用故舊外則交通關節猶處處見告外觀美政總統更移自臺閣以至抱案之吏無不隨之更調此其朋黨比周爲蠹已甚故令貪夫盈於朝列饕餮貢於大庭猶曰美政文明斯則戾矣要之國有政黨非直政事多垢黷而士大夫之節行亦衰直令政府轉爲女閭國事夷於褫戲此蓋法家所深惎者彼停年格直不足以得高材耳高材固不常有偶失一二亦何害若乃任意舉措其失人且百倍此矣難者曰平

時不選舉議員者。慮其任豪右也。有外交宣戰諸急務。而臨時得遣人與政府抗議。顧不患其舉豪右耶。應之曰所爲選舉者欲其伸民權宣民志也庶事多端或中或否民不能豫揣而授其意於選人選人一朝登王路坐而論道惟以發抒黨見爲期不以發抒民意爲期乃及工商諸政則未有不徇私自環者歐洲諸國中選者亦有社會民主黨矣要之豪右據其多數衆寡不當則不勝故議院者民之讎非民之友今以外交宣戰諸急務臨時遣人既無他端襍事民得直以其意授之所遣者本無政黨題號亦非以是爲榮名而得摩近仕宦若己意與輿人反則辭謝不行可也行者必與民同意之士觀近世郡縣有冤獄民輙公選一人使訟於都察院所選者率非豪右亦無逆民意而自擅者以其事有期驗不容以意詭更詭更之則爲輿人齰死故奉使能致其命以是爲類例其與平時選舉議員利害至不侔矣難者曰因事加稅使地方官。各詢其民。此亦叢脞甚也。數處可否相錯。乃各視其處而行止之。此則全國之稅則又失整齊矣應之曰凡以州部集民不爲叢脞夫至衆者莫如農圃漢世街彈之制集縣民而致之今雖不可試行借觀農人之納丁漕分期赴縣率十

餘日而竣（此據自投匱自上倉言。若包徵包糧者則與此異。）今若訪問農民亦自州縣詢之夫何叢脞之有其工商則多屯聚都會而數亦減于農司與府問之足矣必不如頭會箕斂之碎也今夫土膏肥瘠川渠清濁所在不同故田賦必不能量以一概往者赫德爲清政府謀令田一畝賦二百制錢此由外人素未習東土事故以彼國法制相衡其實厚薄異齊不得一往刻定所可定者曰頃畝長短不容彼此異耳其賦則相地衰征自有差等故或有加於此而不得加於彼縱令農學徧行或準古區田法隨高堙卑舄鹵化而膏澤然以氣有舒慘收穫猶不可齊夫本不可齊者則不齊亦無害矣工商轉販一物而遠近貴賤不同故亦相地而差賦稅此寧可以一翦刀劑之管子有言千里之路不可扶以繩萬家之都不可平以準蓋據有廣土者不得無是見也夫分區而詢民與分區而選舉其繁碎相若然遠西諸國取彼不取此者其議院始牙蘖本爲徵稅而稅實出於地主既有地主一人足以攝千萬人是故就此訪之不必與無稅之佃客議也中國土田農圃自主者太半逮地權平均以後全國無地主矣豈有一人足以表六十萬人七百人足以表四萬萬人者其外徵稅及商賈商之事幾及百

端而議員未能悉備又可冒昧許諾耶若謂百事有統計表不出戶牖足以坐識萬方此雖官吏亦能知之又何賴於議員也且今之議員名爲代表全國非爲其一邑一郡而震旦稅則全國必不能同如欲增稅此省此道則勝之彼省彼道則弗勝人情素隔而令其更互爲謀無異使夔謀蚿使鹿謀鰌也是故就賦稅計函胡以詢議員不如分畫以詢齊民也如上所述此政體者謂之共和斯諦實之共和矣謂之專制亦奇觚之專制矣共和之名不足多專制之名不足諱任他人與之稱號耳大抵建國設官惟衞民之故期於使民平夷安隱不期於代議若捨代議政體無可使其民平夷安隱者吾亦將摭取之今代議則反失是不代議則猶有術以得是斯掉頭長往矣名者實之賓也吾漢族諸昆弟將爲賓乎

附「虜憲廢疾」六條

虜廷所擬立憲草案大較規模日本推其意趣不爲佐百姓亦不爲保乂國家惟擁護皇室尊嚴是急亦有摭拾補苴深沒其文以爲隱諱使各條自相牴觸者嗚呼虜廷之疾已死不治而欲以憲法療之憲法之疾又死不治持脈寫聲可以知

其病態矣。略舉數條如左。

彼憲法言大清皇帝統治大清帝國。萬世一系。永永尊戴。又曰君上神聖尊嚴。不可侵犯。此欲模擬日本憲法而失其眞。日本憲法但云『大日本帝國。以萬世一系之天皇統治之。』此從其歷史成事而施名號。初有日本國便有此姓之日本天皇。故曰萬世一系之天皇。而不曰此後當萬世一系。雖文義兼攝。初終其詞氣猶有蘊藉。今滿洲本非我族類。自古無萬世一系之歷史。由是規定其後使匕鬯永屬於一家。夫明有成事在前者。猶不可刻定于後。又況海濱胡貉。略有中原而以蕘言固其世祚。令漢人永遠服從。大逆無道。當殊死。蓋日本與中國歷史風俗不同。而其人心亦異。彼一姓相繼二千五百歲。惟神道教所說者。又謂朝姓出於天神。民情懷舊。故擁戴之念深。如中國則非其例。勿論滿洲起於狂寇。爲我世仇。在昔姬周歷祚。幾及千年。王赧不祀。民心猶不爲梗芥。蓋儒者有言曰民爲貴。君爲輕。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其陳義雖未周備。要之民心固如是也。秦皇欲推二世三世。至於萬世。遂爲千載笑談。由今推論滿洲之主。可以欽定憲法。秦皇

獨不可欽定憲法耶然所以醜嘲者民心固曰不應有此矣況以腐褻腥羶之兒識字且未及千數渾屯如帝江清狂不慧如昌邑王而知識或未逮陳叔寶大婚則拜謁堂子以觀房中之畫像奉達賴刺麻之教則以他人代身贖罪雇作桑門上謁西太后又時時被唾面而伏筆楚有何神聖亦何從得不可侵犯之實權耶日本定此二條雖兒童亦竺信滿洲定此二條雖達官亦腹笑此則國性不同禮俗有異本不可以强擬者夫欲護持皇位則何必效日本意大利之憲法王位惟許沙奇尼亞王之後承之德意志之憲法皇位惟許普魯士王之後承之今何不曰皇位惟許愛新覺羅氏承之而詭曰萬世一系蓋彼亦知『愛新覺羅』之名漫汙史冊氣若鮑魚故不得已而屏藏之耶然即彼大清皇帝者何功何德而當世爲宗主曩時寇邊屠城且弗計割安南者非爾大清皇帝乎棄朝鮮者非爾大清皇帝乎失緬甸者非爾大清皇帝乎讓臺灣者非爾大清皇帝乎放歸作田舍翁以東三省償失地猶不贍幸得赦宥世爲建州孤僨之君亦足矣何敢覬覦非分以陵我神明裔胄以破我中國人人得長國家之美俗楊度輩爲是草案與曩日

排斥異族之言儼馳若彼吾意楊度雖熱中猶未昏耄握管屬草彙時自念前日所傾吐者當作齲齒笑不止亦謂優人作樂戴欄面則言如彼去欄面則言如此未足怪也不然則或以大清帝國之名別于中國徒指建州一部爲言以其神雀朱果之祥謂流祚白山黑水間足以萬世而不與其世主諸華吾意楊度亦未必狡黠至是世人有通稱立憲黨爲保皇黨者然哉然哉顧問波而異瀾耳

彼憲法有萬世一系之文至繼承皇位事則憲法不爲規定此欲模擬日本而不能畏首畏尾所以進退維谷尋彼滿洲家法不立適長有妄請建儲者處以極刑故不敢抵死書之以觸邦禁雖然既言萬世一系則繼統者自在愛新覺羅氏建儲雖不可請適長雖不必立而世守神器者必在男子不在婦人此固東方習慣雖滿洲亦未嘗有異今憲法省創其文繼統以男獨無規定何哉正以太后方垂簾聽政懼因抑退女子之文而觸其忌耳西王母者如人而虎尾履其毛端咥人破骨草憲法者不得不委曲避之雖然自茲以後公主格格輩固容執文以爭帝位而奕世再傳父系且易爲母系所謂萬世一系之實竟安在耶狐埋之狐掘之

貍貓受成而用之如是則宜彼憲法于皇帝年少及有他故暫舉攝政事亦不一道蓋不許攝政云爾然滿洲時制尙有過于攝政者方載淳載湉少時皆以兩宮臨朝聽事已與攝政微異所以者何皇帝固有旨有諭而兩宮亦得自發懿旨政出多門非攝政之例羣下章奏又竝署皇太后皇上二人果誰爲主宰耶及戊戌政變載湉年旣長成又非有疾疢痾慝而西太后那拉氏猝起訓政至今無替平時事事皆奉上諭至憲政刻期之詔則上諭不敢專擅而必欽奉懿旨以下之此爲一國兩君猶日本所謂院政其浮于攝政遠甚今憲法不與攝政則皇帝聽政時更不許有臨其上而稱訓政者益明若九年以後憲法實施是時太后猶在能撥而去之耶吾意楊度輩所私計者亦謂太后尸居餘氣行將就木更歷九年則山陵已畢矣抑人壽固難刻限太陰之精沙麓之靈亦容百年不弊憲法雖限期實行太后不必以赴憲法實行之期而死彼時復聽其訓政則總攬立法行政司法之大權者不獨君上而大清帝國亦不止以一大清皇帝統治之矣鳥迹獸蹄之憲法於是當破壞矣

彼憲法言皇室大典應由君上督率皇族議定。議院不得干涉皇室經費應由君上制定常額。議院不得置議此又模擬日本憲法而加厲者。由是推校則臣民之對於皇族當一切模擬日本可知日本刑法。對於天皇三后皇太子加危害者處死。謀加危害者亦如之。對于皇族加危害者處死謀加危害者處無期徒刑對於天皇三后皇太子有不敬行爲者處重禁錮三月以上五年以下。對於皇族有不敬行爲者處重禁錮二月以上四年以下。是皇族之於皇帝相校僅一等耳相傳英吉利親王某甲東游日本英商皆登樓上觀日本警察吏之下問其故則曰爾英吉利國臣民不應踞高以臨爾國親王蓋以宗法爲國政其習慣固有然者尙觀周禮秋官其尊貴王親亦差同日本及秦始皇身爲天子而子弟爲匹夫諸公子無半通銅印舊習自是破階級自是去平等自是有端倪矣漢晉閒雖有封建然法律視諸王既與民庶等夷漢書言燕王定國與父姬及子女姦奪弟妻爲肥如令郢人所告定國格殺郢人。郢人昆弟復上書具言定國事公卿議定國當誅。許之。梁王襄及后任氏遮止李太后見漢使者。太后與爭門措指。爲睢陽人犴反

所告。公卿請誅王。詔削五縣。梟任后首于市。此皆以庶人訐告皇族而見聽許異於日本皇室典範但許人民對皇族有民事訴訟不許人民對皇族有刑事訴訟者及唐宋親藩乃益賤王介甫踞鞍以睨天水諸宗其微末可知也是故一統之朝名分所尊獨有皇帝諸王則不在是限以爲皇帝有統治吏民之重而皇族非有是故舊律以誹謗皇帝爲不敬無不敬皇族之條雖驕恣如滿洲不能無仍舊貫昔有舉劾恭酋奕訢者矣又有舉劾慶酋奕劻者矣語皆侮慢刻深肆其攻伐諸酋雖怒之甚而不能以律繩治者由素無不敬皇族之誅也今自憲法頒行刑律將附之而起而滿洲之爲軍機領袖者常在親王異時雖改軍機爲內閣稱領袖爲總理大臣處其位者猶非親王莫與夫愛新覺羅氏固無人類自端華載垣奕訢以來論官惟財授爵以賄輿珠蠧璧穢聲載塗至奕劻集其大成金聲而玉振之一見劾於蔣式瑆再見劾於趙啓霖三見劾於梁鼎芬惟趙啓霖一奏責以誣蠛親藩徼示恚恨其他終無可奈何方恐言者不已食肉未厭害及其身適有日本刑法爲之周衛言憲法者從而誘導之以爲狐鼠種族藏身之固自今以後

凡爲滿洲親王者將資首輔之威權藉法律之擁護以肆其貪墨復有蔣式理趙啓霖梁鼎芬從而劾之則麗禁錮四年之辟孰敢冒死以釣直聲於是天下至優游無責任者莫親王首輔若矣夫佐君以行政者惟首輔首輔既貪婪無藝而言官不得糾彈報章不得舉發上下鉗口道路以目是則爲蟈蠒政府其去專制之政又愈不逮遠矣原日本所以能尊嚴皇族者正由皇族不作政官無他絓繫又其所謂皇族者限於王及王妃其數無幾今滿洲皇室經費既無定額是必輔國將軍以上同受皇族之名皇族猥多其故事又必以親王領軍機而貝子貝勒等悉盤據各部爲長官復以不敬皇族之刑爲之訶護則狐邱兎窟益堅由是以言立憲黨者上比政黨不足而下校保皇黨有餘其愛新覺羅氏之社公歟

彼憲法言議院有建議之權所有決議事件應恭俟欽定後政府方得奉行夫決議而猶待欽定所謂議員者猶漢之議郞耳滿洲雖無議郞給事中監察御史固有建議之權外此九卿散職其得議政事亦等有是則何賴於議員謂議員自民間起異於臺閣寺院諸官耶漢唐宋明之成法士民皆得上書至滿洲始有遮禁

康有爲亦嘗規復之夫自田間直起得建議而猶待欽定則士民上書猶差勝於議院何者士民之數無限而兩院議員之數有限欲其周咨博聽則在彼不在此明矣彼憲法既不與人民請願之權雖電文陳乞亦將閉距不通而收縮建議之權於議院是民權因此愈削甚矣楊度之專固自恣更甚於康有爲也余固非嘉許代議政體者誠不煩爲議院理寃亦不欲求民權於胡人奎下然觀其所謂立憲者不能無露齗而笑也

彼憲法言臣民按照法律所定有納稅當兵之義務在昔虜廷制法滿人皆有當兵之義務而身與田宅悉免稅漢人固容當兵矣非以定法勒徵乃出於臨時募選康熙時行一條鞭法地丁相并視兩稅法所云戶無主客以現居爲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爲差又稍簡易彼虜者亦自知食毛踐土不容貪求無藝也故納稅亦非人人盡有而版籍不明編審無效民或改籍他國而虜政府若弗聞知此亦大可怪笑者夫欲知丁口盈虛之數但徵戶籍可也今令人人皆納稅當兵是欲復一條鞭爲租庸調返招募爲府兵也唐氏功德在民此制猶不可繼況蠢爾魚皮

虜為我枕塊之讎而以是遒迫吾民夫何敢彼楊度者眞屠腸支解不足矣觀其師資東國事事倖色揣稱惟恐或失豈悟彼國君民間有積恩而無細釁又以近承封建移國內藩鎭之戰爭而翕之以對外祇見其弛未見其張也今虜政府者豈承封建末流耶推楊度輩用意尙非如日本之專為國防者徒懼民心不靖野有斬木之雄故銳意徵調使之自相斬馘與其言人人有當兵之義務不如言人人有自殺漢人之義務猶為明白易知矣抑吾聞之惡政令之煩苛常出其機械接構以相鬬者固漢人公性也曩者丁租竝課算及黃口民則爭自避匿故漢唐明盛時丁口常不踰六千萬滿洲行一條鞭而民數驟增至四萬萬豈今之孳生力如彼强昔之孳生力如彼弱耶亦規脫丁繇而亡命耳今復比戶徵兵則四萬萬人又且驟減為六千萬人也夫隱名以避役跼蹐高厚處處觸藩孰與燒其穹幕犂其王庭尸其主者梟其首椓杙其陰葅其骨肉於市使獱獺政府永絕于地球之上方今旱潦不恆海波上擊燕趙與南海皆大康四萬萬人槁餓矣其取胡人漢奸之臠以來



革命之心理

伯夔

痛哉震旦之亡也不亡於齊民而亡於士夫不亡於無材智而亡於無氣節余乃歷驗而得之矣繼此以往印度猶可恢復安南猶可恢復朝鮮猶可恢復猶太波蘭悉可恢復惟震旦其已矣吾何言哉嗚呼尺蠖未伸遽欲效鯤鵬盤旋空際起伏波濤今之命世之士多見其不知量矣馳心虛榮不務實踐趨利若鶩據衆爲姦其能有濟於事哉竊以爲 **撥去汚垢弗爲形滯鎭心定氣崇尚眞理矢一人之操勿炫大羣之趣** 庶幾吾黨所事也不然去所謂朝莫側媚懷抱政策而叩權要之門不猶幾希乎今之熱心治道從事國會者恬然喪耻無足責矣洞察其中亦猶有曩日之革命士也何自蹤其前行獨乏中宵之悚愧不甘寂寞徇俗步趨一卻一前舉足躑躅哀哉其不審乎良亦淺躁焉耳矣大道淵蘊澄觀自在與吾褻嫚而涉其在哲人處心於虛窮物之變悉夫五蘊之用若刑械之在躬悲懽無覺楚楚蜉蝣等死生之觀念齊物我之界說不遁於禪而激於義斯則持

之有素非矜世之比俄邦之虛無黨人或克及此吾見其勢之蒸蒸也其次則印度遇敵而猛外示以優容然不獲舉一兵以與爲抗於是乎丸彈之用視爲宏寶懼或匱其材建之學校蓋印度猶俄亦多潛心哲理士也斯二邦者其吾之同調乎國變至於茲歷祀三百痛未定也無歷史之悲感則革命不切無哲學以闡明則革命無具若曰改玉改步希圖大位或藉是沽譽翹異於羣衆是則肝鬲有病雖百年無獲效之期夫吾亦何議焉吾所硜守於懷願與同志共勵者

不忘其本來有如印度澹情於功利有如虛無黨人

非是則稽首虜廷博升斗之糈以畜妻子之蔭率意徑行可也標大同爲旗誌湧帝國之思潮有言光復者謂之曰頑梗委婉紆旋以赴曲道唯口如圜遁詞亦多矣焉用徘徊岐路託於老成以自文哉或曰印度發憤財五六歲後效未可知若如俄者烈夫騈首義士喋血陰慘殺戮之禍幾及百年黨人之始顧胡不聞其就也曰不然北地苦寒生其地者悉堅忍黨人雖厲官吏亦愍不畏死且其爲國非有種族之別黨人所抱大半阨於社會坎坷不平憤而出此主張共產自組民團期於靡有政府而止其功艱巨夫是以遲

遲也震旦則異神器之遷淪於異族所勉圖者不過欲復主權東陬貉子大去宛平俾神州得寧一則亦已矣此其異於俄者況乎其瓜牙羽翼則官吏耳官吏之懲縮什伯倍於俄葸葸自娛非能忠於爲虜吾黨惟迅奮剪其爪牙剝其羽翼虜廷其如孤注不崇朝崩離夫此即俄民之利用而印度效之蓋計日可企成功者矣所謂剪剝之具非止於兵團**匕首槍彈以匹夫爲之自裕**黃祖有靈生民式依慘澹經營效祇冀於摧破改紘更張敷布治理相其地宜而與時協侯諸來者可耳預爲馳心推索神志淆渙必弗克以專注此所以有中途廢者禍福之見膠苦樂之擇明荆棘橫前懼而之他其初也**欣於趨勢非發於復仇稍上**蓋歷史之觀念不深哲學之浸淫不及淺之士**則偏於感情而缺於意志**欣艷文明鼓吹政治率是芒昧之遺黎左右歧逵蓬飄絲棼貞樸不足囂戾有餘其卒將不第臣虜且並暫種之鞭扑安之若素也不其悲歟吾所以取於印度者印度之士愛人以德而矢信皦天日重實行不事緣飾衡是非不計利害吾族或忘仇變節則印度可甘隸於英顧何以其反抗甚也吾所以取於虛無黨人者雖不

以其歸墟合吾軌轍要其方法設用於中土奏效神速必校之斬木揭竿爲勝吾非爲是狹途以梗飛揚之氣蓋不出於此靡有濟也總之革命之業**非武力不足爲摧陷非道德不足維久遠而非茹宗社之憂持艱貞之節興作蹈厲之風感受玄虛之化則且不能防閑嗜欲而馴致於日即離渙**中土之民隱伏動機厭虜惡久矣懼或沉醉歐風掊擊國粹則根蒂不固侈言富强反忘囚繫之悲慮與委蛇以冀倖成於萬一幸我先人間關嶺嶠荒島漂流奉明正朔衣冠之死靡他遺留我子孫黎民其苦衷或竟等於曇花泡影嗚呼夫誰爲之**愛戀之說家室之念虛榮之習蠱人胸腦令不得超絕塵縛**坐是而回適者蓋比比也印度之習不殺生物飲食以清瀹其人率純潔窮理淵深而信仰至爲篤厚其不十稔吾見其興矣迴顧吾民塡溝壑者歲以層壘厲疫荒兇輾轉偃蹇虐政又類乘其敝益之鍛鍊不獲死所者則遷徙而違鄉關鬻子爲食其極以無所資生操行顛亂至充斥

犴狴或且無辜慘僇土苴等視誰則察其冤誣自吾思之悲觀不知凡幾顧疲薾委頓日夕奄奄垂死而不悟長江流域細民稍獲溫飽依白人肘下反噬之狀不可嚮邇其犯淸律爲虜官所捕獲同囚有雄桀焦心苦思冀或越獄而遁事機之敗輒出於腹心之告密民德之薄極至中流以下亦復自相魚肉夫吾則何所望也其高門華貴假設文明甯復樹之風節有益下耳與印度相衡校則吾民氣質頑濁而不淸甯華靡而不樸固流宕而不純一其相左已如是况於俄邦韋韝毳幕堅冰在鬢慘裂悲沈之氣由其風土相逼天行夙暴淘汰遞嬗演成於此吾中華大陸之民位於溫帶和緩平易舊弊深固激之偶動見異思遷其距彼也又較印度爲懸遠幾及印度將五十里幾及俄邦則百里其猶後也上掊宏姦下蘇哀黎皝皝此志如升皦坂嗚呼**觀習尚之澆漓悲人心之狙詐岐涉紛馳中實稿喪光先德而恢人權容能率是若獲殆亦可以已乎**吾取鑒於印度及於虛無黨人其猶夢囈之言矣顧吾以勗吾黨非以普告國人也上

而効命虜廷棄姬漢典祠自詡經猷若是者豺虎不食下逮偏垠塞智蔽聰陶治不周受縛於分命黠桀為梗復煽莠言厥亦非一時所能諭外此有脆弱者亦解攘夷並明世局然以力缺則隨俗浮沈託詞韜晦設有帥先者固亦奮起吾黨負洪艱之任作之勁氣希與化為同仇復我邦族自律宜較人荼苦彼恒人者虎倀為之惑時或昏憒滅種之禍至今其已逼臨無庸濡滯吾所以取鑒於印度為其俠也其虛無黨人一爾夫吾之激揚俠風何哉**欲以陳師鞠旅化而為潛屠暗刺並以組合莅盟轉而為徑情孤往** 旨同則曰黨行事則無羣蓋亦創始之局也不然退縮謂智狡詐謂能耿介謂拙激昂謂躁遊移謂大略附和謂善變猜忌謂知人標榜謂得衆發揚謂釣譽犇競謂從權彼此相稽原旨已棄亦私利之見存伺羣以為舉動而罔不出於聲華一途以是反顏事仇犬羊與伍所謂勤王者未始不可無如革命之業其視勤王則對敵也悲夫謬矣哉將卒也敗矣與使矜名乏實固不如泉石烟霞睽離社會安適個人之天機與使陰柔操縱

期成匪易固不如狙擊特權懲創富惡主張社會平等而以政治爲惡源吾土有破獄戕致者吾猶瘏瘃樂之以彼視吾黨純駁之分彼黃鵠而吾雞鶩從玆不厲毋乃慌歟今後其約法 有破壞無建設則可也有感通無奉戴則可也未出陷穽不可思華屋也勉爲先鋒不可居領袖也 如是革命斯則可以濟旣濟矣制由我定權由我操舊恨已伸合羣爲治斯時政體微論良惡要之漢族之設施非滿虜之踐踏心願畢矣復何事於奢望況世界有政治原以箝束人類良惡之分未有也 吾黨所痛憤夙世之桎梏非惟今日之墮落種族爲急政治次之是故矜華拏之志豔歐美之法初衷一誤前路爲之渺冥寧馨英物未可預自期許者歷史有溢詞毋爲所惑何況於幽囚慘闇之民也今有青年佳士血氣未定痛異族之憑陵亦嘗投袂拔劍鋒銳不可當然閱鍊稍深其年加長者靡與之近矣詢厥由則曰暴耳吾人默察實際誠如所云不能謂之媒孽惟反而觀彼何以其薾然操術所在徇名而避實吾

且謂暴者差勝一籌蓋英雄之念入於膏肓習爲欺人以矜深密則亦夸夫之通病矣其究將何所濟哉顧青年佳士有不忘於聲色者語法蘭西史輒懷戈的讀俄羅斯傳輒慕蘇菲亞假薄狹邪芳菲自賞謂美人與香草乃俠烈之餘韻是又不揣其勢學虛無黨人而過者矣自來綺文說部好寫奇情民黨之中本自不能有嘉耦以或蠱溺則神志爲之不揚文人逞詞博歡閱者點染色澤間過其實非有深遠之見閱之而樂斯足以喪眞宰吾乃嘗觀於吾黨有持詭辯者盧梭好色羅蘭有婦動引爲例獨不返其躬行**抑知言情者淫近淫者卑剛稜頹抑正氣銷沮必有改轍之一日即不改轍專心致志弗可得也革命之家方務純潔高尚焉能纏綿於子女** 最無俚者謂據香閨之姿增引多士之熱俄邦禁女校厥由是故夫以色惑人俾良人獲上選猥賤之政黨側聞其然矣吾輩嘗胆臥薪安用詼詭之術而圖伸張於勢力俄邦有女傑秉質特異綺羅不飾常爲刺客將此出例外不可效顰者且亦未聞其修眉

有譖專篤伉儷之愛也不師堅忍徒尙風致夫烏能以有是心疾耶抑吾深惡痛絕不齊惟是上之所言則有如假借大義陰懷帝志自託沉厚阻塞雄風逮夫名流積習誤用情緒是三數者之敗德其他諸端亦尙多矣甚者有時識人即以自蹈曾見有端士守身以道介節自持爲不阿於衆怨家肆毒謠啄繁興當局固不辯旁有識者亦浩歎吁晞而莫能爲之伸也則有見效於後而已無何被逮炮烙鞭笞備受肉刑而雄風無少貶損同類不相引繄作懦夫之氣亦雪曩日之誣其肆謗者顧反昭著穢迹初終異軌最後之失敗究屬阿諛不可以深長思哉其初弗之悟黃鐘毀棄瓦釜雷鳴固未如何但令事實之寡益進行之多礙斯則可憾矣復次沉默寡言陰重不泄其人持種界無稍阿回憤鬱歸國謀興敎道將以待漢族之秀也而共謀者意不盡篤或稍圓轉胸臆不孚掣肘良多芳踪未遠則追懷沙之烈苦心孤詣隳諸冥冥有未見諸昭昭者久之而其幽乃闡然吾設想其生中遭茲拂逆悲苦當復何如死而後已誰令至此其亦民德之大乏也夫今之世脂韋成習狂狷爲難得一英雄誠不如得一烈士英雄罕能眞烈士不可以僞也一以權謀勝一以氣骨稱吾

中土之民少權謀者童稚耳舊疆還我天步艱難異日成功之著英雄乎哉吾乃有懷伊人溯洄秋水昔者含血罵賊風雨哀號旨酒在觴前席爲虛不足羈縻吾漢裔至今凜如其有生氣也然當其未死蘅蘭自喻傲岸不凡宏旨已露則井里交遊悉遠之最下者鄙爲傖父自居大智引以爲戒而陰忌其猛略即其已死議者罕詞猶曰有勇無謀足備驅策而已夫於人苛索如是已則居於何地哉吾爲死者不平也舉是三事 **於以見國民心理厖雜支離病幾彌留不可救藥吾黨而亦蹈此譎正不相入是非不可辨羣之岌岌益足悲耳** 窮源竟委端緒紛繁吾不敢以諱也用爲數語括之曰 **觀望徘徊無革命士輕佻圓滑無革命士風流放誕無革命士誇慢驕恣無革命士偏私排擠無革命士怨妬猜疑無革命士揣摩趨避無革命士刻薄褊淺無革命士鋪張揚厲無革命士** 吾黨於斯數者其或能免如天之福猶有幾希

之望若其不然可以無事於黨嗚呼果能免耶盍自返而思吾不敢知矣抑革命非旦夕之效人心有勃鬱之機吾所竊慮容或過於偏刻亦有不中情實者井蛙窺天夏蟲語冰豎儒不足與治而漢聲聿著虜膽已寒秋高馬肥餘勇可賈千四百縣會當傳檄而定斯則無病呻吟詬厲之來吾樂受也上掩鄭洪之迹下垂奕祀之光向日誇美宏遠濶大

吾以爲當轉而精審歸於純樸庶幾印度之苦思虛無黨人之卓厲容有萬一而中國其不泯絕

吾黨而忘先人之辱乎則曷弗自視左衽諦觀垂髮讀殉節之遺書覽入關之慘史並審校印度何如勿以二百餘年懈也益之以苦海之觀負身常濁大覺爲期上壽百年亦等邯鄲之夢破空五蘊痛溯歷史之毒則勃然而興也必矣若夫薄嘗患苦遽憎羣倫知僞德之披猖廢然委心任運謂之曰消極曰厭世甚則曰樂天此自護耳蹈海絕粒冀覺生者君子矜其志猶不敢以勵俗然固魂飛不返斷絕意志所謂消絕厭世揆之於義猶合欲極其量必至於靡有地殼並滅大空斯不貧也今或者迷斯二義其於一人之欲必充滿圓足而後已進而樂天則哇聲紫色流連忘反是

皆處無之敵安得以哲理文哉漢族有優秀遠識孤懷宅慮淸烈盡聞余言而知所以自處不然有靦顏於世而已



規新世紀（哲學及語言文字二事）

太炎

本報前有排滿平議及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新世紀各爲書後。因論及哲學語言文字二事。

排滿平議言。『人有恆言曰。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凡哲學之深密者類之矣。無政府主義者與中國情狀不相應。是亦無當者也。其持論淺率不周。復不可比於哲學。蓋非玉卮。又適爲牛角杯也。』新世紀評之曰。『作者目哲學爲無當之玉卮。大約指浮泛之周秦諸子及迷謬之佛經與縣想之西儒。皆不合於科學之定理者而言。世界之物。惟適用則可寶。至于非用。直捷爽快。所謂廢物是矣。自應受天然之陶汰。何寶之有。廢物者。必先失其深密。大約以晦拙之形爲深。糾紛之狀爲密。故遭廢耳。否則益深益密。爲進化之順序。無當必至於有當。何至常以無當見廢。然哲學爲言道之通名。如作者意中之哲學。同人實以無當玉卮之評。歎爲精當。至於作者意外之哲學。則有如無政府之類者。同人願應之曰。作者評爲牛角杯。雖較無當之玉卮適

用矣。然作者尙有泛取貴料不適應用之誤。今正告之。無政府主義者。譬之飲湯。乃一橫當之瓷杯。譬之飲水。乃一直脚之頗黎杯。以世俗金錢之價値而論。固較玉卮爲賤。亦較牛角杯爲賤。惟合于物理之應用。則萬倍有加。」今案哲學者。一渾淪無圻堮之名。以通言別言之異。而袤延之度亦殊。上世哲學爲通言。治此者亦或闡明算術。推尋物理。乃至政治社會道德倫理諸言。亦一二陳其綱紀。此土與印度希臘皆然。是一切可稱哲學者。由其科目未分。歐洲中世。漸有形上形下二塗。而政事法律。亦不可比于形下。近人或以文學質學爲區。卒之說原理者爲一族。治物質者爲一族。極人事者爲一族。若夫萬類散殊。淋離無紀。而爲之躡尋元始。舉羣醜以歸于一。則哲學所以得名。乃如道德倫理之說。特人類所以相齒。而近世往往附着哲學之林。此則失諸糅雜。然法律政治語。猶未遽闌入也。如無政府主義者。亦略據哲學爲根。此如言法律者。推及人權。未始不鉤探哲理。要之歸異出同。肥之類也。固不容率情溷合。并爲一渠。故今所謂哲學者。從別言不從通言。此亦世儒常語。非故爲詆祈也。新世紀謂三種哲學。皆於科學不相比合。因以浮泛迷謬縣想詆之。夫科學之

名亦汎矣彼所謂科學者則診察物形加以齊一而施統系之謂抑萬狀之紛賾固非科學所能盡理有牢籠科學以究萬事者若斯賓塞爾之從赫爾圖門謂之萬有科學而不與之哲學之名往世經驗不周物情未效中外諸聖哲所說誠有粗疏者於大體固無害今夫迷謬云者謂本非而強執爲是如名家言白狗黑犬可以爲羊是也若云本無其實烏覩其名謂犬爲羊固不可雖謂之犬亦不可謂白爲黑固不可雖謂之白亦不可何者犬羊白黑本由感覺分別而後成名然感覺亦無以自證其必是神亂而見魅頭魃服者少選念之則自以爲目眩故知感覺非實則犬羊白黑之號都亡若是者即不容謂之迷謬矣縣想云者謂本無而強施爲有如佛藏稱極樂國土柏拉圖稱觀念世界是也若不於本無者說之爲有而反於現有者說之爲無如云空間時間本非有故頓置於空間流注於時間者亦非有若是者即不容謂之縣想矣且「是非有無」諸名字非於物上示此形相乃於識中具此範疇而範疇實識中之炎翳則是非有無當泯絕此本非科學所能證明科學者特以此是非有無之範疇應用之於名相如法律既定而當官執事者守之其法律所由生不暇

問也分際既殊事守亦異則有別爲兩途而已矣且即科學所指陳者亦何往無縣想例如物有原子創自希臘人跌莫克黎陀於印度亦有吠世史迦學派說此爲鉢羅摩怒是皆理化諸家所承用原子既無形非若分子之可以實證物在五根感覺以外雖儀器且無自窺知何所經驗而說爲有（易原子爲電子者亦同）乃佛家則既破原子之說矣光色所由生者歸之伊太說眞空不空者歸之伊奈盧雖是諸物質皆超絕經驗界獨以意想推校得之顧獨非縣想耶又科學亦自有迷謬者例如生物學家說人生之單位達爾文立『戒彌盧』說猶有體質可求自是推校益精則言微蟲分體而生子似其母所以能似者由其有擔生物名之爲波泛盧又言細胞結合以成官體官體有筋骨血肉膚髮根竅之殊所以能殊者由有物曰決定分位名之爲地疊彌能提次有先祖質位于其上名之爲伊難迫來斯摩然此諸物非即細胞非細胞核非核中所有染色物非染色物但可知其名號不可示其儀形此則與稱道靈魂者曾無毛氂之異而言生物者方推是說爲至精顧獨非迷謬耶及如赫格爾所著宇宙之謎則言空中有無數地球無一刹那無新地球出生者亦無一刹那無舊地球壞

滅者是乃純無質驗之言赫格爾氏非終日方行宙合亦非窮盡歲月以儀器徧診空間徒以流星隕裂強爲比附而流星果爲他方地球崩壞與否尙不可知至新生則益無徵驗徒憑匈臆而筆之書其爲迷謬縣想復甚於前此數家矣是故毛舉細故則科學之詭誕者正多寧獨哲學要使大揚摧之皆有獨至而已何事切切以求合耶其以應務哲學者有『學』而無『術』故可以求是不可以致用科學之始亦純爲物理學耳久之其『術』漸開則始有應用者然無用者猶衆例如天文一科表經緯以代準望浮海者得其用今乃有推步彗星當于某時拂地者亦有言行星當於某時突過地球者博士數十輩言之皆無效驗斯固疏于求是雖效矣終無他術得前事而豫防之則猶之無用也然治科學者本以求是雖無用亦推之治哲學者準是其或憑虛而遠事情則猶測彗星之不密要之密者固多數若天文學者自測彗星而外其佗皆近合密度矣乃其無用則有『學』無『術』之故誰云失其深密者然此但以哲學科學比校言也無政府主義者其歸趣在人事雖或借科學以成其說要之比類相明異於視物而知情者且人事本由情智接構以成形能轉變不可豫

規非如動植物之任其本能無生物之動由機制夫未來既不可知過去又少成例乃借他物異事以相比況其差跌當不止千萬然則無政府主義本與科學異流亦與哲學異流不容假借其名以自尊寵綜觀遠西諸學說數學力學堅定不可磨已施於無生物之學其次也施於動植物之學又其次也施於心理生理之學又其次也施於社交之學殆十得三四耳蓋愈遠于人事者經驗既多其規則又無變而治之者本無愛憎之念存其間故所說多能密合愈近於人事者經驗既少其規則復難齊一而治之者加以愛憎之見則密術寡而罅漏多例之以生理學東人有言曰歐美人謂襍婚者其子健全不襍婚者其子愚弱此特以己國多襍婚作此辯護日本人離婚至少而民種皆健全未嘗愚弱也乃襍婚所生子女則多形態譎觚神經詭異者知其說與事實不相應例之以社會學社會學起自殑德殑德疾吼模康德諸哲理名之爲虛靈學其言曰草昧世惟有宗教次有虛靈學次有質學然後人駁之曰希臘盛時既有質學而媁志虛靈者乃在文學復古以後是殑德之說已先與社會成迹不符其後治社會學者雖衆大氐互相攻伐不如理學之極成固由

例證稀疏亦以豫蓄愛憎之見能蔽其聰明耳然則論人事者不能與他種科學比肩可知也若局就應用計無政府主義之在西方則豕零與桔梗是時爲帝雖然可用與可寶故殊溷實與用而一之者祇功利學派之偏見非一切人情皆爾吾云哲學之深密者雖寶非用顧未嘗以其無用賤之縱無政府主義在西方爲適用亦不以其有用貴之喻如制幣用金銀銅又簡則用紙金剛石與東珠如雞卵者則不與制幣數是無用者莫東珠金剛石若而有用者亦莫紙幣若然可寶者卒在彼不在此東珠金剛石性自貴雖異國異代則珍之紙幣者由人強作作之者在則用存作之者喪則用去故越境而紙幣不可行矣國亡而紙幣亦不可行矣由斯校量凡可寶者以其材質爲準凡可用者以其流行爲準材質在自而流行在他故寶與用則非一事金銀銅者寶不如東珠金剛石用不如紙而寶與用各據其一端故眩惑者每以寶用同論彼哲學雖無用亦東珠金剛石己科學乃比於金銀銅諸課人事者謂之紙幣而無政府說之在西方則爲紙幣在其國者在東方則爲紙幣出其國者在漢土則爲紙幣之國己亡者紙幣失流行時用既絕而材質亦無可寶則猶不逮

東珠金剛石爾璺者以玉卮無當爲喩謂哲學之深密者實與用一有一亡又以牛角杯喩無政府主義復謂以無當者以爲此在西方則有當之牛角杯此在東方則無當之牛角杯也雖民族主義者其材質亦不足比于球圖重器獨於漢土有用則牛角杯而猶有當者新世紀又評之曰『作者以民族主義爲向下可曰中國之革命黨所抱即向下主義乎』夫向下亦何足諱顧視其情勢何如夫厭粱食者則有肉虀主義苦槁餓者則有稻粱主義患臚脹者則有便利主義便利主義於三者爲最下然當其臚脹時可得有他念哉且上下固無定衡民族主義視要求立憲側媚異族爲高然視獨活主義則向下視無生主義則愈向下以其深根寧極淖入於中國人心而又適爲切用故鼓舞欲遂成之非曰一切主義莫如我高也所謂『現有其事故以此主義對治之』者新世紀亦評之曰『此乃作用非主義也』不悟主義之與作用旋轉亦無定準向于此爲作用者即向于彼而爲主義例如有全生主義者必求飲食全生爲主義則飲食爲作用也雖然飲食可猝致耶以求食故必先耕稼是又以飲食爲主義而耕稼爲作用矣耕稼不可以徒手成由是必先治農器

則耕稼又爲主義而治器乃爲作用故方其爲作用者晷景少移即又成爲主義民族主義亦無由出是例假令漢族秉弧矢之威乘雷霆之勢無有他族起而犯我則民族之主義可以終古不生若世界惟一漢族更無他族與爭明者則雖民族之觀念亦可以終古不生爾時所存惟同種之感情自相煦嫗而已以漢族外復有異族而民族觀念應之起以異族之陵轢漢族而民族主義應之起有此觀念謂之對揚有此主義謂之對治卒之求脫羈縻爲主義而民族主義爲作用然此民族主義者非能自遂必集合種種事情爲之輔成故對於其從屬之事而此又稱主義矣亦如言無政府者本以自由平等爲主義而無政府主義特爲作用然此無政府主義者非能自遂必集合種種事狀爲之輔成故亦對于其從屬之事而稱主義矣

本報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尤爲新世紀所反脣蓋彼所汲汲表揚者是以是爲鄙褻綴以是爲印上虎紐以是爲門戶金鋪首重之神之把之握之惟恐失之其實爲櫆落者張氣始租界市井之學漸染海濱士人若顏介所謂彈琵琶學鮮卑語者入腹地則彼姍笑海濱人奮欲報仇猶不得便及僮僕學校旣立徧延宇內以夋法遠西

爲寵學子益墮廢國粹三年至穀褎然出身爲教授故有宣講歷史者問范增則不識姓氏問李斯則疑古無其人兒童本不說學務傖陋易習而謀哺啜之用多往往姚佚自喜有教師課歷史言教科書荒陋願爾曹參考紀事本末學童大譁以其師爲義和團然則故事短書猶憚尋究況乎正名百物所以爲問學之本株哉夫自守傖陋可也遇中原諸學者猶被笑所在報章雖小腆尚往往嘲弄之欲爲僮僕新黨雪恥獨有排擯國文令他人無所藉口蓋斯賓塞爾不識希臘羅甸書則訟言希臘羅甸書無用不可用於學官彼欲以萬國新語剿絕國文者猶是況挾其功利之心歆羨紛華每懷靡及恨軒轅厲山爲黃人令己一朝墮藩溷不得蛻化爲大秦皙白文明之族其欲以中國爲遠西藩地者久（新世紀叢書有云「爲公益計。則爲革命。即使果有瓜分之事。亦必革命。因今政府之害民尤甚於瓜分之禍故也。吾何畏瓜分乎。畏失吾自由與平等而已。請觀他國與吾政府之專制孰爲甚耶」此數語雖似贊成革命。其實願爲白人奴隸。紫色哇聲。近朱亂雅本報所以辭而闢之。若革命黨濡染此種見解。則猶不如望立憲者。所謂息嬀之事楚王。賢於蕩婦之求新壯也。）則欲絕其文字杜其語言令歷史不燔燒而自斷滅斯民無感懷邦族之心亦宜烏虖莊舄顯而越吟鍾儀幽而楚奏民性所同獨新世紀記者乃異此耶其自謂合於科學故神經囟門之質異耶其陳義鄙倍不待駁然

彼報亦自附革命之林其說常足以撓觀聽故不憚繁辭以相曉告萬國新語者本以歐洲爲準于他洲無所取前所論撰有云大地富媼博厚矣殊色異居非白人所獨有明其語不足以方行世界故命爲萬國新語不如命爲『歐洲新語』其亞細亞人學之以爲驛傳取便交通亦可也則不若命爲『外交新語』正名爲『外交新語』則不以亂士風猶近世學歐洲文字者歸而動齒牙把刀筆自若也若夫民族區分捨語言則無以自見一昔棄捐其固有而執鸚鵒狌狌之業無往而可且歐洲之面積視中國全部尚不足以方全亞財九分居二合歐美乃適與亞洲面積等計丁口則合中國印度安南日本暹羅朝鮮已當全球之半何有於歐美其語言文字除去簡單者弗論足以表彰學術孳乳寖多者漢文爲一種梵文爲一種波斯文爲一種亞拉伯文爲一種自波斯破滅種人分散保於印度而驢脣之字亦絕今所有者凡三種三種異源而各有其特性不容劃削以就一類若欲令亞洲人言語交通亦可自編新語爲會同郵傳之言當名爲『邦交新語』以別于『外交新語』猶不得自廢故書惟新語之爲務若謂歐洲殊語悉自希臘羅甸蛻生故整齊之則有術亞洲三種

文字源流各別故無齊一之方者亦推擇一種以爲符號耳夫强效萬國新語者本非亞洲故有之言則同一亞洲人而以此國效彼國者其難易亦相等紐之繁莫如印度韵之繁莫如支那此二國者執天均以比其音雖有少缺而較他方爲完備矣語言本所以爲別音愈繁則愈分爾後造亞洲新語者當舉是爲原素鎔冶之導擇之滌蕩邪穢斟酌飽滿令交通於東土若彼歐洲新語者則徒以是交通白種而已妄庸子不惠於東人不念邦族不度地邑民居多少惟欲改易舊言用相彈切斯之謂西方牛馬走若其難易之數前者所舉已多矣且如械器有無東西殊貫食有竹箸賭有圍棋樂器有簫管笙磬之殊形衣服有袍袿衫襦之異用若此類者百數無容皮傅爲名彼報則曰「可以隨便比附意義予以一名」斯正稱帽爲冠以盤爲案之例也黃人謂白人爲夷則慕之白人謂黃人爲蒙古種則跪拜以誦之比附相同而喜怒爲用凡下竇劣根者多如是提其耳曼不足以發聾導其瞽䁾不足以變志此何足與計事直正名者不當如是耳且本無者固難附會而本有者亦有名言具闕之殊如前所謂用於屈伸取捨者某宣敎師之言勿論爲譽爲嘲要之本有其事

而彼不能分別爲名則不得稱言語完具又如親屬相呼本有殊號其始徒以昭穆行列相附自母系進爲父系而內外之號以分今之用父系者歐亞所同也顧語言分合則有異且如母之兄弟曰舅父之兄弟曰伯父叔父歐洲語不能分也兄弟之子曰從子姊妹之子曰外甥歐洲語不能分也同族之親曰兄弟異族之親曰外兄弟今語則曰中表兄弟歐洲語不能分也兄之妻曰嫂妻之姊妹曰姨歐洲語不能分也伯父叔父之妻曰伯母叔母父之姊妹曰姑母之姊妹曰從母舅之妻曰妗（此語雖起宋代。本是舅之音轉。今南北稱此者較稱舅母爲多。異姓不得有母稱故呼妗者較呼舅母爲正。古語但曰舅妻。猶姑夫姊夫等語。爲質直之名。）歐洲語不能分也若謂尊長者爲一等比肩者爲一等卑幼者爲一等略分大齊無必繁碎爲名則婦之父母名不同於伯叔而子壻之稱亦不同於從子此又非其類例夫本無其事而不與之專名宜也藩人謂夫之兄弟皆曰夫謂婦之姊妹皆曰婦應其社會情事無足譏矣本有其事而名號不能爲別則爲言語文字之不具此與日本故言有日而不能與之名呼之曰希同名於火有鹽而不能與之名呼之曰鹽同名於潮有天而不能與之名呼之曰阿摩同名於雨者何異夫實不中其聲者謂之竅聲不中其實者謂

之窕本無鬼神而有鬼神之名斯謂窾言本有親屬衰次而無親屬衰次之名斯謂窕語萬國新語者出於人爲異於天然鷇語故文法排列爲齊犢然名號之故闕者終勿能爲之補苴而或具或闕類例自相抵梧者亦無由爲之齊一此則中國所不適用明矣張無政府者必謂婚姻之道既廢人人以瞬息之愛相交則親屬本無可別其然則父子兄弟之名亦當廢不知萬國新語中猶有父子兄弟之名乎若絕無則已矣一有一亡則不得逆探後事以爲辯護藉令如無政府家所說則萬國新語者祇無政府時代所適用今東方尚不能無政府則是語之不適用益明況本有其事而語闕於西土者非徒親族衰次之名則雖地球棍一以後猶不能以歐洲新語爲世界新語也難者曰漢土語言文字有實而闕其名者亦衆矣何以尙於彼應之曰漢土所闕者在術語至於恒言則完歐洲所完者在術語至於恒言則闕語言文字者其職在於宣情應務非專爲學術計且漢文既有孳乳漸多之用術語雖闕得絣集數字以成名無所爲病若令恒言不具則其語無自孳生斯朝夕不周於事已荀子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絫而成文名之麗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今漢字於

恆言則得用於術語則得麗歐洲之文術語不待麗誠善而恆言不給用則不可以是更我章炳麟曰洋洋美德乎頡籀斯邈之文踦形孑義秒忽判殊屬辭比類子母鉤帶散而爲塵不患多集而成器不患乏錯綜九千字至於百十萬名魏然弗可尙已新世紀又云『科學中之理數向之不齊一今以兆分一秒之一億分一秒之一假定一數强稱齊一爲便於學理及民用者其繁賾萬萬有過作者所舉聲紐之粗簡尙能理而董之何況語言文字止爲理道之荃蹄象數之符號乎』 夫科學固不能齊萬有而創造文字復與科學異撰萬物之受人宰制者縱爲科學所能齊至於文字者語言之符語言者心思之幟雖天然言語亦非宇宙間素有此物其發端尙在人爲故大體以人事爲準人事有不齊故言語文字亦不可齊昔者卜商叔孫通梁文張揖諸君蓋知此意論撰雅故以釋詁釋言釋訓爲先所舉者多抽象普徧之名詞與形容詞動詞耳次有釋親釋親亦人類所以交際其物之受裁於人者有釋宮釋器釋樂次之其物之未受裁於人與不可受裁於人者有釋天釋地釋丘釋山釋水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釋畜次之觀其第錄而察其用心以爲釋詁釋

言釋訓者則思慮志念之提封有時鄰音相轉彙語相交得以曼衍滋長而不容以他方言語亂之親屬衰次之名亦惟漢土爲翔實又不容以他方語義相亂也下至器物固有此土所無而彼土所有者則比字屬名以定其號終不可題號者無妨從其主稱其下萬類芸芸各於其黨盈耗視土宜幽明從地勢則雖受成于彼可也是故蒲陶目宿昔皆漢土所無則直譯其音以成語璧琊珂珹昔皆漢土所無則審聽其語以著文且品物者天下所公社會者自人而作以自人而作故其語言各含國性以成名故約定俗成則不易今語雖多異古。求之爾雅方言說文。必有其字。故漢語最純潔不雜。其有雜者。如呼不好爲歹。字非漢字。言非漢言。鄭思肖明其出于蒙古。此則當絕。若夫呼頭爲腦袋。呼鼠爲耗子語皆鄙倍。而猶有義可稽。非自他方傳入。然此種語究未徧行。今語言頭言鼠者。尙居多數。待正則之語言統一。則鄙言自廢矣。今顧圅胡其語以科學牢絡萬端謂事事皆可齊一譬猶獻芥而及齏也且所以齊一之者彼亦未有其術徒以大言自任又不專心揖志以求其是而謂假定一數强稱齊一足以便民用夫徒爲便用計至於假定强稱是奚足言科學抑新世紀記者之科學歟若局就紐韻計者音繁即繁音簡即簡有繁音而强削之以就簡是强人語爲鼓造嗚北人有言中國語最難發音者莫如『二』字嬰兒不能濁音者不能

不分四聲者不能今用新世紀之科學裁之是將使人終古不能說「一」「二」字也蓋聲韻之不齊猶人有長短黑白治科學者能捨異種雜生之術而使黑人皆白皙乎日本人有惡其鼻之陷者懼不得當西人則剜髀肉以補鼻上名之曰隆準術是亦強不齊以使齊是亦可曰科學矣夫形貌不可齊齊之惟有桃梗像人聲音不可齊齊之惟有琴弦準器新世紀記者將比人以留聲器耶其不然也新世紀復云「中國文字與萬國新語優劣之比較不必深言之即以印刷一端論中國文字之排印機械如何製造能簡易乎」（按機械當作字模彼報有誤）是則應之曰歐洲語之字句冗長立談數語使人曠日廢功其音當如何裁減一音而合數母一名而合數音視漢土以一字成名者章草書之孰遲孰速以此使人疲精損腕其名字當如何節約句繁語重將盈簡紙不得不削小其形以此使人勞目失精其形體當如何廓大鐵擿作書獨宜厚牒以此使牛馬流汗負擔勞形雖瀏覽者手挾一經猶患重其權量當如何減輕夫以一便易四不便可謂至無算者抑字粒簡易則排印速而成書多字粒重難則排印遲而成書寡利害獨在此耳然以晬時刻期成就者獨有新聞中國亦未嘗延緩自餘

典籍期會稍寬矣日本人用和漢雜文其字粒略與中國等一歲成書幾二十萬種此不可謂重難者吾謂排印固不求過速漢士雕木術未興時傳書難則苟且著書者寡漢唐舊籍多有可觀徒以展轉迻書譌誤多而校讎困由是雕木術興而利害亦相半何者傳書徑易則苟媮著述者多自宋訖明其圖籍足以充塞庭廡而可觀者殊寡自顧炎武宗彞名實以來更三百歲著書者多有發明則呰窳浮淫之書稍益減退然全數計之苟偸者猶十五六今者活字排印之術盛行急躁者愈以率情奮筆借觀日本歲出二十萬種書其發舒心得者幾何無慮翦截成文顚倒首尾以成篇籍其有深造自得者歲不過百餘種要之排印過速必不能多得良書徒令欲速者得易以成編裨販者得因以牟利空費穀楮而災桑竹爲淺者開其衒鬻之塗卒於社會無補然則以漢字排印雖少重難亦足矣更務趣速則益滋浮文妨要之書救文弊者正當知其節度何侈張之急乎且記者但知製造字粒之難未知檢字之易也漢字文各異形而歐文特以數十字母交叉陳列檢字時若漢文難歐文易者其實相反漢文以一字成名檢之雖難得而祇一次歐文以數母成音數音成字

檢之雖易得而當有五六次故檢字之難歐且倍漢吾見日本排字者皆識歐文而排印歐文其時期加排印漢文以倍記者所言亦祗得半耳新世紀又云『學問者世界之公物外國人所未有者自亦許外國人之傳習』彼報固以高文典册比甘露之餘滓矣外人求此滓何爲者若夫現行事狀如政治風土諸書其文辭既非深邃則假道于吾人亦易且一國之有語言固以自爲非爲他人爲他人者特餘波所及耳夫日本人於漢學所得至淺末然猶不欲隳廢漢文羅馬字代假名之說無過崇拜勢力與輕剽好異者爲之深思者無不與反對況吾土舊有之文所以旌表國民之性情節族者乎且以日本之和漢雜文令西方人習之其難當倍漢字然日本人不以惠教外人之故而自變也其欲習外學者兼明歐洲一種書歸而譯錄亦得矣以漢土文法排列順序而發音又清眇習歐文則宜易於日本徒以荒廢國學故譯文亦無術其咎安在彼徒知以變語求新學令文化得交相灌輸而不悟本實已先撥豈必如露人之迫波蘭英人之迫杜蘭斯瓦使捨其國語而從新主縱漢人自廢之自用之其禍已不可噬臍矣蓋改從他方言語而無害者獨在草昧初開之族

符號簡單則更之不爲病其間有强迫者若亞拉伯文之用于馬來是也有非强迫者若波黎語之用于吐蕃是也以其國素無歷史文學一朝改從異語於故有者未嘗而采獲新知無量斯侻矣不然以冠帶之民撥棄雅素舉文史學術之章章者悉委而從他族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彼自責以無政府主義者不恩民族不賴國家興替存亡無所問效雉鳴以求新牡其無所顧惜也則宜且無政府家如苦魯巴特金壹意尊其國粹而此土言無政府者反是揣度其心亦曰彼文明之白人當尊國粹此野蠻之黃人不當尊國粹耳烏虖我邦人諸友伯叔兄弟雖以賓萌處西土處非如若英所聞度海而心憒亂者頓顱之圜則如故瞳子之黑則如故膚理之黃則如故彩髮之玄則如故何其蔑侮邦人且忿疾其語言文字至於銜骨也學子百餘人寧無刻苦忍形者欲就乃平等自由主義巴黎則和合爆丸之林印度人就學者以百數英人側目而視印度人謂足以供世界革命者之需求我邦人諸友伯叔兄弟胡不自勉研精化學以備實用而空爲跌蕩之言墮我民德其眞欲臣妾於歐洲耶其眞謂英人之遇印度法人之遇安南寬厚過滿洲政府且過於方來之漢族政府耶

不然者語言文字亡而性情節族滅九服崩離長爲臧獲何遠之有吾且謂自改舊文者其禍尤厲于強迫強迫者有面從而無誠服家人父子莫夜造膝之間猶私習故言以抒憤懣故露人偵伺雖嚴而波蘭語猶至今在其民亦伉慨有獨立心後之光復尚可蹬也至於自改舊文者不終於塗炭不止若一部改之而一部有未改改者又且挾白人以陵同類我邦人諸友伯叔兄弟會將剖爲二族終則挾白人者必勝而抗白人者常衄姬漢遺民其無噍類若不信者且以學習歐文之士觀之今以歐文致高官厚祿者無慮數十其人素未習國學爲兒嬉戲常游泳白人間並而仕宦多懷市井猥鄙之心而賣國養交者常在此江浙廣東多白種通商地風氣早開其學歐文者衆則媚外者亦衆夫怠國故而習殊語其禍已不可收況幷廢其語言文字哉訟此者或以日本成事相擬不悟日本承封建末流其尊種愛國之心堅不可壞故習學歐文無所損且其人皆素知和漢文言亦無或昧於東方歷史終不以歐化易其肺腸故少弊耳漢土人心故渙散主之者又適爲異族政府令民志不輯湊於區中輓以國文猶懼不蔇又隨而發夷之民棄國語不膏沐於舊德則和悅不

通解澤不流忘往日之感情亦愈殺其種族自尊之念焉得不比曙白人而樂爲其厮養耶又駁中國用萬國新語說中窮極其弊謂將杜絕文學歸於樸僿新世紀則自救言。「異日民思細密當別成美富種性豈野蠻簡單之篇章所足動其情感故無論擺倫之詩漢土之文不在摧燒之列即爲送入博物院之料」甚哉其善於欺謾也未至異日而豫定異日之民當別成美富性空言無徵恣情武斷如彼抑何不曰異日民體發達當如龍伯大人耶彼報每至詞窮輒矯借科學之名以自文若狡兎有窟穴然不審絕無經驗而妄言者於科學何當也藉令異日民情別懷美富於今日固未有此種性捨今日之急圖責方來之空券非愚則誑且曷不曰今日歐洲之樓臺苑囿麗廔而精妍者一切當摧燒使無餘燼以待美富種性之後人建築其黃金世界乎土木之美則靳之文學之美則棄之不圖市儈屠沽之見猶在斯人也新世紀又云「中國古代文字有爲歷史比校之要材有能潛心於此固求有其人而不得若以爲此我之門戶所在也我之聲響所在也必欲强世界爲之倒行則謚其名曰野蠻晉其號曰頑固亦誰曰不宜」是則可爲大笑解頤者「野蠻」之名本

市井鄙倍語吾匈中素不諳識此頑固則自署徽號久矣不爲頑民將爲順民故寧自坎廩以就此抑漢土之語言文字傳之四千歲服習之者四萬萬人非吾所擅而有其蕃衍而爲國學者自先正道其源竝世亦時有二三鉅子吾在皇漢黔首之間財比稊米以彼鉅物馮翼惟象不歸之億兆而九錫於我曩者嘗以國粹歸張之洞今又移贈於斯一老其猶張之洞以平等自由之說專委諸康梁耶夫以民德之所幹維種性之所隱據卒然有妄庸子攘臂欲撥去之萬衆未祛睢睢盱盱塊余走卒寧得不爲權首以相扞衛斯門戶者漢種之門戶斯聲響者諸華之聲響於吾身何有焉假令露西亞人欲盡改其言爲萬國新語吾素不以一語相遮所遮者獨在漢土而云欲强世界倒行又何其誣妄也迮而儗人不倫比以劉錫鴻之沮鐵道吾方欲宣究中國語言令無隔閡豈自阻漢族之交通者正恐新世紀記者於劉錫鴻適成正負汲汲然割讓鐵道之權於他人耳至於新定紐韵諸文彼報所稱爲迂拙進行者用篆籀簒注爲其不掍正文按聲等規圈爲其音有清濁此義至卓約易知雖沈沒歐化之鄙淺人猶當不惑不識彼報何以昧是也近聞仁和勞乃宣方造簡字

又且以是上滿洲政府而頒諸僮僕學校。勞乃宣者。則勞權勞格之子姓。宜略識文字訓詁。然中歲染新黨風。頗與陶模輩鼠竊狗偸。不能無曲學諱世。若其所造簡字。不直以代正文。惟爲反語箋識字旁。而分紐分韻。又能上稽唐韻。下合字內之正音。完具有法。不從鄉曲。不從首都。

按漢字以唐韻爲正音。其有上合古韻及經典釋文所舉六朝舊音者。皆可采擇。若韻不違旁轉對轉。紐不違外侈內斂旁逝之例者。亦可因仍無改。至於譌音繆語。則不容羼入。蓋漢字以形爲主。于形中著定諧聲之法。雖象形指事會意諸文。亦皆有正音在。非如歐洲文字。以音從語。不以語從音。故可強取首都爲定也。英用英格蘭語。德用日耳曼語。法用法蘭西語。而一切方國之言。悉從刪汰。由其語本無正音。有語而後以字著之。非有字而必以語合之。故歐洲語。發音非有定律。惟強是從。惟用是便。中國語發音則有定律。不爲便用而屈求是。昔陸法言作切韻。唐韻承之。皆采合州國殊言。從其至當。不一以隋京爲準。故縣諸日月而不刊。中唐有韻英考聲諸書。惟以秦音爲主。慧琳依之以作衆經音義。稽以說文諧聲之則。遠不如唐韻密近。故韻英考聲廢而唐韻遵用至今。新世紀記者。未知中西文字。源流各別。至日本則音訓分岐。全無規則。皆不容互相擬議。乃云「談學理者祇知爲繁蕪之就刪」。不悟學理爲求是。非爲便用。在歐洲本無定是。故雖強從都會。未爲倍于學理。在中國既有定是。若屈其定是而從首都。則違于學理甚矣。要之歐洲定語言。猶之行政。但問方略中國定語言。猶之司法。必依準律令行之。此定語者所當知。若云語言初起。惟是觸口成音有何正則而當執守。此則荀子有云。約定俗成。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如牛馬不可互稱。水火不能易號。皆從其定約成俗耳。惟音亦然。上世固多流變。唐韻既著。斯有定音。猶可通以轉音之例。惟違例妄呼者。乃爲譌音謬語。今宛平語。不如江寧審正多矣。而江寧復不逮武昌審正。然武昌亦有一二華離。故余謂當旁采州國以補武昌之闕。此非專就韵紐爲言。名詞雅俗亦當雜采殊方。夫政令可以王者專制。言語獨可以首都專制耶。必欲專制。則明太祖作洪武正韵。徵亂聲音。清仁帝作康

熙字典。詭更點畫。誰其信之。非奴隸莫與也。惟一意求是者余亦將表儀之若其直代正文自以為新蒼頡或所定紐韵奇觚非法殉用而不求是是則析辭擅名以亂正則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當戾其舌櫪其指而已廣悅此事遽數之不能終其物以彼報文句多有詰詘難通者而助詞亦或不中律令梗槩既具瑣細者不煩一二斥之彼報每好言「合於科學」其文法句度之異人或亦合於科學者也



時評

清美同盟之利病

太炎

清美同盟是不啻中美同盟也清政府內不懌於日本而主之者爲袁世凱袁世凱所任者爲唐紹儀欲藉極東之美以掣日本美人亦悉日本久期相掎角以撓其權卒之斡旋樞紐爲原動力者尙非清政府而爲朝鮮太上皇朝鮮太上皇自比威廉世人皆悼笑以爲愚妄其實不然太上皇與美國教師密謀求爲游說列强認朝鮮爲自主國議雖無效然美國人常陰助朝鮮其志士違難者多以極東爲逋逃藪陳義忼慨貞固不撓悲歌喝狠弧蝕精誠極白虹生雖殊色者亦撫劍相與和故美人排日本人而不排朝鮮人至斯的溫被殺事又且挺緩其獄數月不決是可謂有提擕寡弱之盛心者然人心公私白黑常參半而持國論者彌甚以助朝鮮排日本之心與爲白種排黃人之心盤互錯𥜌其間黃人惟日本最盛中國與朝鮮則無賴故所排常在盛强之國其陽與中國交歡者外以維持東亞爲名而陰謀黯黮與日本亦

相等夫朝鮮太上皇一動而使日露戰再動而使清美盟東方變故常自朝鮮太上皇制之其自比威廉不誣也今以利害相校則朝鮮之引美自救爲無害而中國之與美同盟爲有害朝鮮者地處東北介日露之間縱美人有野心以其齒牙交捽或未至爲非律賓藉爲非律賓亦與今日等耳且夫堂上不糞則郊草不芸鹿之將死不擇美蔭事處危急不可以待五稔非引美自救則無術而中國有異是日本之驕矜自肆非吾良友也其在亞洲東則蔽遮美氛西使歐洲羣醜欲有所搏噬于東方者不得不稍制斂若檻之支屋也雖惡之而知其不可去歐美所以深惎日本在是亞洲所以猶賴日本在是今者中美同盟美之兵力尙弗能與日本雁行清政府則益不相値誠不足以撓日本然日本與極北戰爭而後民貧財匱久矣所藉以灌輸者惟商販其品物亦裁輸及漢土適會廣東有抵制東貨事美人間之欲利用其角目相視之情使美之商品益流衍而日本之貿易以衰所以制日本者獨在此耳日本紲則民益不聊其生而軍實無所取白人乃得回旋馳騁於亞洲故中美同盟非美一國之便而爲白種所同便其使美人獨爲權首者以素未饕食中國尺寸地及

聯軍攻破北京之役且返其歲幣以示親暱故感情爲易動其術正而譎其情豈弟而傾險其形勢若刓鈍而有鑯芒盍中國與日本交既鮮利矣交美則漢人亦害滿人亦害而亞洲悉有害然則漢人固排滿也都計之滿人與白人孰遠近亞洲人固忌日本之驕矜也都計之日本人與白人孰親疏令諸亡國各得保其種姓自植政府分區有截則漢之視滿洲猶鄰好亞洲諸國之視日本猶肺府固遠非白人比今縱未能滿之制漢日本之制全亞力固不任令白人橫於東土則亞洲悉爲烏萇之續耳（烏萇者。西域國名。舊爲王者苑囿。以是得名烏萇。烏萇譯言苑也。）

或曰中美盟則華僑入境之禁可解日本盛則將爲英人鎭制印度是爲亞洲與中國計其利害在彼不在此應之曰美分治之國也聯邦與中央政府不相比縱中央政府壹意與中國交歡濱太平洋諸州其閉距華工尙自若何禁之可解日本與英訂攻守同盟之約涉及印度西藏間事是時印度人未倡義英人所以期望日本者固不爲印度內變特以掌拒露人耳乃者梵士英靈扶義俶儻而起英政益棼日本報章或論之曰「我日本不可不爲同盟鎭制叛人」是特夸者孟浪之言未嘗尋其中央若印度人與英人鏖戰英勢未去

固不容假力于日本藉日本以平領土之內亂其辱國則已甚若印度人果勝英人長幼既定日本雖欲爲英援手非空國出師不可夫民貧財匱既如彼縱今日復欲與露人戰民且弗順況爲英人驅除哉曩日與露西亞戰事本乎士民之敵愾心且名義既近正戰而勝又斥土至廣爲國家利故民皆講臂陌頭而作事定已不能無怨讟矣今爲英人鎭制印度人其名義至不正也民又素無恨於印度事定又不足以取利而空費財暴骨爲白人張其朋勢問上上亦勿爲問下下亦勿願其不能見諸行事至明也然則交歡美人無益不撓日本無損亦明也抑吾又於社會文化之事而得其利害之率焉今淸政府與美人同盟不自知爲白種作機關木人而反以爲得計同盟果就則醉心于美洲文化愈甚其資遣學子將愈多吾觀盛年之士羸糧而趣日本學少就則言革命者參居一其庳者或迷眩于君主憲政以藩王室尊貴族爲的其猥賤甚轉而趣美或以伸張民權爲幟精氣入而蠱穢除庶將廓然寤曉而革命之風愈倞未可知也雖然察其因果校其情僞于期望則不相應于利害則不足以相庚償何者日本蔬食紵衣之國耳風俗樸質使人無歆羨于目前故就

學日本者雖下之至於營求立憲以佞東胡而市權媚外之子卒不出於其間又且未忘國學種性未弛堅貞有爲之材往往間出以趣光復軍之戲下今美則膏粱國也其社會趣於拜金皮相其政治則最優深察其風敎則最劣游學者血氣未定覩其姣好則熒魂爲之震盪儀其富厚而精魄爲之變移欲令神襟明悟以就學業固已難矣藉或成就如曾國藩所遣游學美洲者耽樂於黃金藏忘其故土就室家長子孫者相繼也藉或成而歸國久濡染於垢俗懷齷齪嗜利之心以入官則貪且鄙蓋美之官僚臟穢甚淸之官僚亦臟穢甚兩臟穢相得則愈熾向者營境外之交計道路籍地藏而授券於外人者卒在此曹其病國莫與二焉知識又不與東方比往時伍廷芳在律例館欲盡改淸律如美律日本法家被傭爲顧問者笑之其造商律令合資有限公司借本無限破產有限以獎勵誑豫之徒中外皆大譁以專習法律者定律純與人情違戾以中國人視中國情狀其知識又尙在日本人下容閎嘗以同知充公使既歸曾國藩欲授以蘇松太道閎曰公使者代表全國吾嘗充公使肯左遷爲蘇松太道耶藎猶不知道與同知之尊卑也及參唐才常軍事或言會黨不

可恃。闓曰。會黨皆尊尙自由。非端人孰爲此。其人退而笑曰。吾卽會黨爾。知其情深。柰何以空言相抵。其闇于中國事情如此今之遊學者出身漢土其昏暗或不如闓廷芳甚要之學識素短無慮憲比校者學于一國則惟一國爲是未嘗持脈察病揣色寫聲而以一方處治者所在皆然夫專談政治則已矣縱不入官其持論率僻違無類挾大同博愛之浮言以亂名實使人爲倡婦使人爲賈豎卑諂營利膜拜外人不憚於屈身辱國實自此始蓋外人所悉者莫黃人自覺若而欲絕其種性必先廢其國學是乃所危心疾首寤寐反側以求之者也始宣敎師咻之猶不見聽適會遊學西方之士中其莠言藉科學不如西方之名以爲閒謂一切禮俗文史皆可廢一夫狂舞蹈萬衆搴裳躡屣而效之今已靡爛不可收拾外人之志已得矣則猶以爲未足美之返歲幣也以助中國興學爲辭俾倪山西知藏卄最博奧乃令宣敎師往主學校卒令山西大學堂專崇歐語幾有不識漢文者以是爲鼓鑄漢奸之長策而寶藏可任取求矣今美與淸政府同盟遊學者且加厲其成效百山西其獲利萬歲幣異曰求學子如今之憲黨者且不可得何有於革命夫如是則學僮終不可以適

歐美耶。曰學者非專爲知識其於德育尤重是故建置學校不宜於市井嬈擾之區而郤就郊野者不以沈濁之氣鄙吝之態亂之也今中國日本則郊野而歐美則市井就學市井於德育固不適若其爲智育計去國愈遠故土之情狀亦愈蔽蒙故科學知識少高而社會知識則益墮以是推求歐美固非就學之地然而有不得已者獨可使志節堅定國學有素者就之不然能樸固如朝鮮人者就之耳嗚呼金在鑪捶從其方圓師哉師哉桐子之命可不愼歟今妄遣十百少年雉兎相隨以趣白國斯有百害無一利也夫以國勢言則如彼以學術文化言則如此中美同盟之利病亦大可見矣掛以美人之助期鮮而視爲亞洲人繼父也

德皇保護回教事

太炎

土耳其既立憲斯坦猶壹意回教以爲漢土有回教徒八千萬人欲遣使通情好。而德皇復以保護回教自任吾敬告新疆腹地諸回人曰新疆回人多蒙古遺裔與三十六國舊種混合亦時有土耳其人其在陝甘則回鶻之裔與漢人同化他省信回教者則猶是漢人耳以教爲別是也以同教斯謂之同種非也昔我唐室與回鶻

爲婚媾用播種於涇原間明世自嘉峪以西回部千數冊封禮命有異等倫獨滿洲不惠於爾回部剗乃種族侵乃牧場耕地俘斬乃大小和卓木爾回人當刑橐駝牛羊以告上天以與滿洲爭命今茲漢人回人方同患難宜交相扶持以攘東方索虜使還保雞林黑龍江之域若爾回人欲復大食花門之迹則以天山南路爲爾分地土耳其故與爾等同敎相連則是受其節制則非方今德皇實有豕心陽以保護回敎爲名陰實有所吞噬爾新疆諸回人若以土耳其爲宗主是則斯坦之上復有德皇制爾死命當知人貴自立有所附屬則失尊敎貴自守託於保護則失職爾回人多偉丈夫亦有自建國家耳寧當受他人羈絆耶印度回人始亦蒙古種以受英人眩惑爲效死力且數與梵種啓釁卒不蒙英人齒錄獨薙惟命今我新疆腹地諸回人若以悉滿洲故投命德皇鑒戒不遠滿洲爾寇仇爾當自誅夷之摩罕默德爾宗主爾當自敬禮之葱嶺鹽澤爾封土爾當自光復之無滋他族實逼處此以自詒禍以爲兄弟諸國殷憂庶幾漢回同受其福爾大小和卓木之胙亦流于百世

政聞社解散之實情

太炎

自陳景仁上書請開國會。淸政府斥以莠民譸張爲幻。又令天下偏索社夥。令兩江總督具疏馬良蔣智由徐公勉黃可權等行事以告候選道員前羅馬教神父馬良誠惶誠恐稽首頓首奉詔解散政聞社員世多議馬良無節操。余以政論所登馬良演說稽之。其言曰。「吾儕以求神我之愉快故而組織此政聞社。吾儕以遵良知之命令故。而組織此政聞社。人人各有其所信之主義。所信之主義適相同者。乃集合而爲一黨。誰信之。吾之良知信之也。故政黨者。多數政黨員之良知之結晶體也。人而不自服從其良知。時曰非人。」今果不自服從良知而服從淸廷上諭棄其人格自此於貞蟲蜚鳥意馬良未至此察其情實蓋康有爲徐勤之徒誠譸張爲幻者也何以明之陳景仁本非法部主事淸廷徧稽官冊而不得其姓名其爲康有爲徐勤所詭託可知且陳景仁上書以前康有爲已徧發檄文傳入腹地以改號徹簾遷都爲號夫請開國會者亦欲淸政府之聽從耳今先訟言改大淸國爲中華國以觸胡人之怒訟言徹簾以觸老嫗之怒訟言遷都金陵示將擁岑春煊爲相國使百官總己以聽以觸袁世凱之怒是使請開國會書有駁斥而無聽從也政聞社總理爲馬

良康有爲徐勤既不便署名電奏而馬良實居道員有聞於朝野今不以馬良署名而以陳景仁署名陳景仁本非法部主事又詭託之其奸易破且使淸政府明知其自南洋來則無不瞋目切齒者是亦使請開國會書有駁斥而無聽從也康有爲徐勤豈戇愚至是哉蓋自楊度得志以還齮齕康梁久矣而政聞社員中自蔣智由而外多與楊度無怨且有素通款曲者憲政黨本以勢利成團體其良知亦惟在勢利誰不就楊度之菀而去康黨之枯者是故政聞社員欲離此結晶體而別附他結晶體者已衆康有爲梁啓超亦束手無柰之何鋌而走險出奇計以致其必敗曰置之死地而後生與之亡地而後存是故不詢於馬良而先擅發檄文後又詭託法部主事以電奏夫固知其必遭駁斥必被査拏且幸其有是也査拏之諭下則政聞社員之爲康黨皆已有名章徵錄在丹書必不能公附楊度雖楊度亦不敢收恤之如是而後團體可固叛降可絕也蓋康有爲之遇人多用此術往者邱煒萲爲康有爲效命破家產數十鉅萬而康有爲恐以其財入囊橐求衣帶詔又不得邱煒萲自悔爲其所紿奮欲投誠以自解免有爲則露版上書陳舉人邱煒萲有保皇勞績請加獎

擢亦欲使國中人人知邱煒萲爲保皇黨則反顧之路絕耳今於政聞社員亦用此術鈐制之所謂「梁山泊政略」者其則不遠馬良亦心知之然後知昔之組織政聞社非良知之命令乃天魔所誘惑矣康有爲徐勤欲因查拏之論以錮政聞社員而政聞社員亦因查拏之論以解散政聞社而雪康黨之名馬良因民所欲公布解散政聞社狀一施一報理有宜然世之沾沾訾議馬良者蓋未審其苦心也雖然吾猶歎康有爲徐勤之愚爾邱煒萲與政聞社員閱世稍深非梁山泊草澤之徒可以機權脅制者比而康有爲徐勤猶以梁山泊之術遇之夫安往而不敗也

中國之川喜多大尉袁樹勳　　太炎

湖南無賴子山東巡撫袁樹勳電商外務部嚴禁人民爭礦。其略曰。前因東省人民散布傳單集會演說。擬保津浦鐵路附近礦產。曾將情形電達在案。一面飭令在省官紳婉爲開導。以期早日解散。詎兩月以來更變本加厲。牽及五處礦務。議將合同作廢。細查發起者。乃知爲東人陳幹周樹標等。中以各處學堂畢業生爲多名爲熱心公益。其實無理取鬧。禁之不聽。猶復一倡百和。開具理由。斤斤辯論。謂五處礦務。

係商務性質。宜用國際私法。不當用國際公法。僉押宜用商人名。不當用山東礦政局總辦名。勘礦年限。不應展至二年。指定礦地。不應每塊三十方里。種種悖理違法。非議廢不可。又謂訂合同時。東省人民全未預聞。斷不承認等語。竊思五處礦務發端於光緒二十五年及二十七年。聯軍在京。德人乘機要挾。促訂草章。當未僉押。至三十三年。經楊升院咨商大部。改訂合同。挽救已屬不少。其先後爲難情形。早在大部洞鑒之中。並經楊升院奏咨有案。今春商部頒發礦務新章。又經吳署院援照正章內第三章第八款咨明商部請示辦法。旋準咨復東省華洋各礦。如章程合同。均係奏準之案。自可照舊辦理等因。現在該公司合同僉字以及一年勘礦之期。尙未踰限。無故議廢。將何致詞。且中國辦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無議政之責。如該生等所云。乃立憲國辦法。非預備立憲國所可比擬也。樹勳初念該生等未諳情勢。但能解散。即可毋庸置議。不意該生等昨呈節略。反謂如不能廢。當限制開礦抵制德貨以爲後盾。若置之不理。則嫌疑叢生。保無釀成不穩舉動等語。竊思該生等如果熱心桑梓。何不爭於合同未經僉押以前。而於此時逞無意識之行爲。悍然不顧。其

居心叵測。難保非藉端播惑擾害治安起見。如不及時嚴禁。萬一暴動。必至釀成交涉損失國權而後止。查民政部章程。凡學堂教習學生集會結社。均干例禁。現已將此情形電達山東同鄉京官。幷嚴諭官紳切實查禁。倘再抗不解散。惟有執法以繩。懲一儆百。以息後患。特此電陳。伏乞鈞鑒。

案東人所與袁樹勳抗議者。其詞質而有倫。然亦思滿洲政府何。政府也。法律之文不足以撓之。恫愒之語。不足以震之。徒以空言相抵。袁樹勳亦知其情矣。若果有實力者。清政府雖許德人指買礦地。未許德人略有礦地。礦地尚爲民間所有。德人固不能盜取也。然則要請政府使廢合同執。如要山東諸業主。使不得賣礦地。所爲抗議者。懼民間相約不賣。則德人又且要求清政府。而清政府復爲德人畫策以浚民雖以兵繼之可也。是故宛轉陳乞者。期以絕其根株。其心則誠苦矣。袁樹勳言中國辦事。向由官家主持。民人本無議政之責。是固遵率舊章。非樹勳所倡議。雖然政自在官。地自在民。民人本無議政之責。政府亦本無脅迫民人賣地之權。若清政府能昭示大信。明著權限。以號於民曰。爾自民人。我自政府。無相干也。我政府許德人指

買礦地爾無得議之爾民人堅不向德人賣地我無得脅之如是雖立合同亦無損耳今所以抗辯無已者以民人無得議政府之治令而政府得動民人之私產不從則與德人合謀屠其人籍其地而後止故執詞者不得不先自競今者解散有漸矣山東士民當以何術楮杜獨有要結齊民堅不鬻地爲可不然則限制開礦抵制德貨耳而清政府必且遮禁之格殺之繼自今願爾山東士民爲義和團無爲衍聖公衍聖公曾以軍樂迎德皇畫像至其第。爲林清王倫無爲呂海寰北出則拊建州之背西逝則斷燕京之喉東下則擣膠州之脊事不就則盡六千萬人歸魂于泰山蒿里庶其爲鄒魯之遺民管葛之令子徒搤臂怒目無爲也抑吾聞之清政府近方模擬日本憲法刑律皆彫彫篆刻以求其肖日本法國內土田不得以尺寸讎與外人清政府獨不敢效是彼昏不知亦可怪也氛霧蔽蒙狐貍叫嘯袁樹勳方橫於山東而盛宣懷又適奉頭鼠竄以歸日本彼日本川喜多大尉爲私鬻軍書於袁世凱日本憲兵就而銃殺之其士民羣稱爲賣國奴謂其死不足贖袁樹勳盛宣懷所爲非特川喜多也如清政府之不能用銃何

康梁之今昔

揆鄭

康、梁長於詐者也。天下惡康梁者以行。而黨康梁者以勢。或則以名利。自民族主義盛。康梁以戴非種棄宗邦。名敗矣。惟其詐。海外僑商受彼餌。獲重金。厚自封殖。則利猶在。頃者虜廷有諭。嚴禁政聞社。查拏其社夥。康、梁勢、又敗。其徒有南行者。倡集海軍捐。爲虜宣力。聲言總長將用。副總長已見召。至蹈舞也。樂極悲來。繁華夢幻。忽有解散之耗。驚心動魄。集款以中止。海軍無過托詞。藉是聚歛。爲貪緣當道。贊則其素行然也。然自虜諭遍海內外。僑商悉其奸。虜至無狀。且不以爲臣。奴顏婢膝。徒自取辱。其昔日所稱道。踴躍輸將。則名上達。殆虛語耳。既醒悟。遂之不暇。何有於獻金爲壽。如是、而、利、亦敗。勢與名利無一克爲護身符。自玆以往。殆其艱矣。或爲康梁計。翻然改圖。奔赴革命旗下。雖不遽博衆信。深自濯磨。或克晚蓋。無如康梁昏惑。私營之念。已入膏肓。日暮途窮。於虜廷雖已絕望。而多錢善賈。尚有餘樂。王道蕩蕩。豈遂遽履險途。吾黨、亦、虞、彼、反、覆。決不望其來歸。況那拉氏墓木已拱。載湉雖弱。春秋猶隆盛。梁康則有詞。謂煌煌翰旨。非聖意。呂武擅權。操莽當國。屏君子正人。勿用。攖怒而

被譴。意中事耳死灰有復燃之望。枯楊有生稊之說。母后即世。聖明在上。安知不溯前勳。惻然憫遹臣。而下賜環之令。蛟龍未伸。蜷伏池水。雷雨交作。則騰驤雲表。夫烏可以量哉。此不但康梁自慰。吾亦且爲康梁解嘲也。雖然。康梁狡甚。夙昔以保皇號召天下至是乞虜廷改稱中華帝國徘徊道左回翔大空意蓋有兩屬矣若其得志則以是迴護前說融和滿漢前明建州衛龍虎將軍世系殆即中國之臣民辯之已久離經反駁詞遁猥賤無耻爲世詬厲遂譚憲法一旦據津要爲所欲爲中華名號自足炫惑人心俾玆蚩蚩忘九世之仇而戴胡貉之族鍛鍊周親鞭笞禹域擬迹商鞅俾斯麥示之威信羌不憚夫爲馮道比長樂老其樂只且則俯而就耳此一便也若其被斥反鋒尤捷速中華迺漢人疆宇長城延袤夷夏界嚴自虜入關淩厲至今逐之窮北以光先澤凡我漢裔均應隕首弗辭惟鹵莽滅裂適以賈禍遵養時晦外示以忠純一躍明堂得所憑藉則倒戈而無遲回此吾族隱秘家恒有是志行之亦稍效焉者康梁得攤是以自文謂中華二字義顯而志微犇播海南詡稱皇黨本非其懷抱以難於措手借徑於玆故集謗有所不恤崇實惡華樹名慎隱即此亦明吾

志想望故國竊比於全祖望錢謙益夫安得而非之是又一便也狡兎三窟殆彼故智歧路亡羊則有今日失敗悲哉足以惑愚實不值明者一噱吾又安能爲康梁道哉今而後已矣說經鏗鏘爲文豐縟康氏之學有能節取者以不忘魏闕心魂爲蠱治公羊不守大義擇術取縱橫而旋轉於帝國潮流漢民之思舊則不顧也諭而不正其康氏之所以敗歟梁氏固無庸議矣吾所悲者虜惡盈貫材能不足庇中土且實陰利我廢絀與使光復寧同盡當前陵轢尙所快意其虜假則專事承奉並白種而亦甘服康梁猶漢種也自貶抑卒弗得達然奴於虜未媚於白種爲虜廷者比校康梁又懸遠不相及康梁敗凡作康梁思者固可鑒覆轍無如其敗也虜自絕之非康梁能省覺漢種爲虜臣妾聽選擇尤馴則虜驩並爲白種媵七十二代之鞠黎如是儳然幾何不淪以喪靡有孑遺是用爲漢族益懼也設使康梁而用亦不克爲吾黨梗是以其敗也吾黨決無幸心排斥康梁主義爲虞惑衆非有忿於其私夫吾黨則亦自勉焉而已溯先世之艱難憫斯民之顚頓叢而集於厥躬自以義聲呼召至於今未逮雖難數作閭市不驚隣封爲肅仰然以規模麤觕未遽定一也繼此策勵

懼稍弛慢漢民或弗恪自愧未誠安用專事掊擊康梁之敗固非吾黨天討已底虜酋之命是豈有躊躇滿志者君子懲梟桀而哀無告吾於康梁更何所議要獨不能爲楊度寬也駑馬戀棧猶豫不決弗爲前車之鑒亦罕狐兎之悲以是知小人無羣勢利所在名譽所歸則若蠅蟻之赴羶曷嘗有所挾持而生死不渝其志流漢族之汚抑反樹吾黨之氣是不可以借鏡觀哉爲康梁設身處地不堪回首耳余固弗搏死虎而應咆哮惟倡始護虜阻塞民族之氣康梁之前愆人所共憤余又安能爲彼諱一時之舛誤百世之唾辱或者康梁於那拉氏固有夙恨而於載湉實受特恩發於本衷不容已士爲知己用酬私而不及公雖背於理弗持於情則吾願康梁清夜上溯甲申之變其必愧無措也康梁初竄日本純以詐餂其酬酢書札有存者今錄之爲供衆覽

附錄　康有爲初與品川子爵書

思父先生執事鄰國相鬩風教相期嚮考維新之功莫不推本於松陰先生激昂忠義而一時將相皆出其門每誦幽室文稿未嘗不發憤流涕想像其爲人也伏聞足下爲傳衣高弟德業著一時不得見松陰

先生矣。得見其弟子足矣。天禍敝國。呂武擅權。我皇上竟被幽廢。敝國臣民。莫不痛憤。我皇上聖明英武。銳意變法。四月以來。新政並舉。庶以保四萬萬人而全東亞。當遣黃公度來使之日，皇上親以硃筆改國書六字。曰同洲至親至愛之國。蓋我皇上眞能變法。而親合貴國者也。頃遭歷篡，新政盡廢。敝國從此亡矣。然貴國兄弟唇齒，呂武鬻國與俄，貴國亦有害焉，敝國之變，與維新尊王討幕之變正同，皆與大獄。然幕府有君臣之義。志士發春秋尊王之說，以大義討之，其義正而事明，故覆幕之功易成。敝國呂武篡位。託於母子。大義未明，故敝邦更難於貴邦焉。昔侍郎長麟曾奏請我皇上繼文宗顯皇帝，帝者之義，嫡母乃得爲母。妾母不以爲母，故孝哲顯皇后（俗稱太后）乃爲母，僞臨朝之西后乃先帝之遺妾，既無母子之分。則當正君臣之義。此誠爲正義、我經義易則稱婦道無成。書稱牝雞無晨。禮稱婦人夫死從子。春秋稱婦人無外事。故婦人無臨朝之義，前八月六日之變。是以宮妾而廢天子，安有以二十四年臨政英明之主。而待母后之訓政乎，且又敝國四千年之史所無也，而僞託訓政，僞託詔書，盡復舊政以亡我國，昔陳恆弒君，孔子沐浴請討，貴國爲諸夏之邦，實同經義，不必引泰西公法也，沐浴請討，非足下而誰，僕謬承知遇，既佐維新，親奉衣帶之詔，求救貴國，布大義於天下，以救敝國，惟貴國圖之，山縣侯維新元老，勛名滿天下。向所仰望。春秋美納鄭忽，子糾若宋華督弒殤，春秋譏魯桓，詔之先生熟精經義，上承松陰之統。其必有以仗義救難者。封衛救邢，郵災救難，齊桓之高義，所以成霸也，秦庭之哭，伏望哀憐，何時賜見，幸約暇晷。山縣侯前代達鄙意。並乞賜見。不盡屛營鶴立之誠。

亡人康有爲九頓首

附錄　康有爲再與品川子爵書

思父先生執事。前日獲承大教。快慰平生。以事未能盡言。承慨然以救我皇上爲主義。此敝國之有所託命也。貴國不救敝國之亡則已。坐視黃種之亡則已。不念唇齒輔車則已。若欲扶黃種。欲念唇齒。欲救敝國。而稍從容焉。則我皇上岌岌殆亡。朝不慮夕。頃幽在瀛臺。求粥不得。求雞茸不得。珍妃冬月單衣。即使不弑。亦復幽難永年。皇上萬一有變。則國民咸憤而起。强鄰乘機而割。於斯時貴國欲篤念輔車。仗義赴難。雖興大兵以救敝國。亦無補也。夫使敝國無我皇上如此之聖明。則救亦亡。不救亦亡。不救亦存。救亦存。則與敝國之關係。猶未如此其重也。我皇上英明神武。絕出尋常。向以呂武擅權。養晦而待。膠旅繼割。上乃曰。我不能爲亡國之君。不予我權。我寧遜位耳。西后患之。乃始聽其辦事。四月以來。詔書百下。除舊布新。此萬國所共覩者也。我皇上深通萬國之政。能優禮以待諸國之人。又能讀貴國之書。而用貴國之政。於黃公度之來使貴國也。親以殊筆改定國書。增入同洲至親至愛之國六字。（貴國稱原陳政君曾聞之）此我皇上之能親貴國也。皇上日亟變法。大學士孫家鼐乃諫曰。方今多敵國外患。法似不得不變。然法一變則君權替矣。皇上曰。變法以救民耳。苟能救民。則君權替何妨。故七月閏上諭曰。有一民不被澤者。朕躬未盡職。又曰。使天下知其君之足恃。又曰。山谷之民。有不聞新政者。朕實恥之。此皆我皇上硃筆所親改。而樞臣所不敢議者也。此我皇上以救中國之民自任也。每召見小臣。破格錄用。許天下臣民上書。每衙門章奏。日至數十。皇上日覽章奏。雞鳴而起。日晡乃罷。其稱旨者立即施行。此我皇上之勤政也。又有野人漁

民上書。紙用二尺餘之長條。稱及皇上。亦不擡頭。皇上笑而置之。又有攻詰皇上自稱開創。亂改祖制。置祖宗於何地者。樞臣擬旨欲重罪之。皇上謂方當求言之時。不宜重譴以塞言路。此我皇上之大度也。我皇上求才如不及。惡庸佞如探湯。用賢則推心腹。聽言如納流水。棹破不修。氈舊不換。屋斷不塗。惟以勤學愛民爲事。不獨爲帝室中無是聖明。亦宋明歷朝所寡見。僞臨朝目不識古今。耳不聞中外。其所用太監內務府之人。皆目不知書。不通外國之務。以守舊之故。惟有深結強俄而已。僞臨朝三十年之政。其成効已可睹矣。我皇上四月以來之政。其成効又可覩矣。若僞臨朝或將來新主繼統。敝國必亡。我皇上復位。則敝國必救。然則欲立東亞而救敝國者。莫如救我皇上之復位矣。夫僞臨朝之篡廢。非欲爲帝也。有所牽迫爲之耳。其始則太監李聯英曾被我皇上廷杖。故恐皇上殺之。乃日造謠於西后前。謂皇上將廢之。積毀燒金。西后信之。榮祿素媚李聯英。又仇視我皇上。其出督直隸省。瀝陳地方辦事情形。有摺上西后。無摺上皇上。皇上知之。嚴旨申飭。榮祿毀皇上英明。乃迫西后以廢立之事。然則西后之廢立。但爲群小所牽率。以保全生命耳。若有他國剴切曉諭。與之立約。亦非不歸政也。救我皇上之法。有大有小。若貴國仗義執言。請我皇上之復位。此則可布告萬國。雖俄亦無可如何者也。山縣侯勳德碩望。名滿大地。望代達愚忱。速賜援救。耕則問農。織則問婢。入境則問鄉導。若山縣侯亟探芻蕘。欲救敝國。約日相見。必竭愚忱。敝國存亡在此一舉。東亞立否在此一時。救我敝國。必有格外之報。聯兩國之舊好。則明公功名塞天地矣。頃上洋英人來信。謂英人欲駐重兵於威海。將以救我皇上復位。時不可失。惟公亟籌。敬謁起

居。

亡人康有爲再拜

附錄　梁啓超上品川彌二郎子爵書

思父先生閣下。啓超昔在震旦。游於南海康先生之門。南海之爲教也。凡入塾者皆授以幽室文稿。曰苟志氣稍偶衰落。輙讀此書。勝於暮皷晨鐘也。僕既受此書。因日與松陰先生相晤對。而並與閣下相晤對者。數年於玆矣。天假之緣。以政變之故。行適貴國。自顧非材。雖不敢仰希先哲。然敝邦今日情形。與貴邦幕末之際相類。每讀送生田叙中語。謂今日事機之會。朝去夕來。使有志之士。變喜怒於其間。何能有爲。竊服膺斯言。雖波瀾詭譎。千起百落。曾不敢以動其心也。近聞貴邦新報中議論。頗有目僕等爲急激誤大事者。然僕又聞之松陰先生之言矣。曰。觀望持重。今正義人比比皆然。是爲最大下策。何如輕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後徐占地布石之爲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見血久矣。一見血丹赤噴出。然後事可爲也。僕等師友共持此義。方且日自責其和緩。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數千年之疲輭澆薄。視貴邦幕末時又復過之。非用雷霆萬鈞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時也。亟思走謁。一瞻風采。因體貴政府秘密保護之盛心。未敢造次。謹先以書達其景仰。他日更當請見松陰先生著述及行狀。尙有他刻否。能惠賜一二種。不勝大幸。敬承起居。梁起啓再頓。（陰曆九月二十日）

再啓超因景仰松陰東行兩先生。今更名吉田晉。現居牛込鶴卷町四十番如有賜函。不勝喜盼。

右三書存於品川舊邸。品川歿。流落於民間某家。某乃品川老僕。平素不以示人也。

吾黨有得之者。以貽本社。按康有爲戊戌事敗。竄於日本。其時亡命之際。喞恨那拉氏。深入骨髓。稽首頓首。乞哀品川子爵。矢口勤王。希圖資助。逞志於一老婦。利用載湉童昏。獨握大柄。跛不忘履。眇不忘視。蓋亦勇哉。書中詞氣。左縈右拂。吐納不盡。如牝鷄無晨等句。附會經義。皇上聖明等句。鋪張主德。兄弟唇齒等句。以利害休戚引動。而自命爲毗佐維新。宣布大義。便佞捷給。策士之流派也。吾所笑於彼者。親奉衣帶之詔。而效秦廷之哭。子虛烏有。自欺欺人。亦術之大疏矣。品川子爵。日本之勳臣。有爲比之孔子沐浴請討。所謂陳恒顧誰屬也。若指那拉氏。未免擬於不倫。要以尊視品川。則拉雜經文。合例與否。亦不審。慣日本爲諸夏之邦。尤極荒謬。有爲固急不擇言。而牿亡平旦之氣哉。載栝本童騃。誰則不知。者窮極鋪張。毋乃迂矣。所謂幽在瀛台。容或有之。然使英明神武。縱避不孝之名。亦自有格親之道。何至於庸懦若斯也。援引春秋條例繁多。獨不聞其復仇之義。封衛救邢。恤災憐難。稱齊桓之勳。獨不聞其尊周攘夷之事。斷章取義。假經術以文奸耳。微品川。其誰信。若梁啓超服膺松陰。大有急激之意。引其遺言以自解嘲。斯又不量之甚矣。松陰負氣。貫徹始終。幽

因之時侃侃不屈啓超竊能比其萬一此固有識者莫不能知更名吉田晉益滋笑耳總之康梁生平虛憍大甚已過之陳迹余亦不遑多讓其與民族主義多相辯難怙惡不悛惡之者衆則即無陳景仁之奏早已知其必敗不然以滿廷之上諭查禁政聞社阻塞言路剝奪民權必激其黨之反動力而滿廷亦不遽出此惟燭其隱歛財是務視利爲歸不足以固結黨勢故爲此摧抑無所躊躇滿廷之見狡亦康梁之道必衰耳雖然最高之人格不能求之彼輩康梁於夷夏之防悍然不顧要其艱難險阻固稍嘗矣丙丁之間新機初啓鼓吹之功不能爲之貶掩其後之行則顚亂不可恕今也失敗墓木固未拱交交黃鳥止于邱林以彼之爲人必知所擇吾黨主義雖與之相左平情論之媚滿奴未阿白種猶其一節之可取者比校汪大燮輩不又遠乎若吾黨不求實益惟講世虛聲是務幸康梁之有今日其如楊度諸人之獲逞志何也尺地未得民窮已極楊度固未能與虜吾黨亦弗克復漢不出數稔將與虜共崩離而爲列强魚肉遑暇笑康梁哉是可返而省矣

湖廣總督之滑稽

餘波

兩湖礦務學堂開始。學生皆胡服。鞠躬致禮。湖廣總督陳夔龍蒞堂。禮畢。訓示諸生。顧而樂曰。『誠哉可愛之青年也。學則從新。制則尚舊。不著西服。尤想見漢官威儀』其言雋永。含意縹緲然。陳子其知種族之義耶。昔陶模垂斃。以梁鼎芬電慷慨激昂痛詈中國現狀。卑汚溷濁。謂非革命不可。顧陶模言此。則長往矣。吾輩素持耿介於爲虜隸屬者謝絕弗通。非惟秉節。亦深知其詐僞不可恃也。屏棄華堂。而相從於榛莽此安可得之驟。遇徐錫麟出以道員刺巡撫滿奴。於是辟易端方素嬌揉謁見屬吏亦防衛加嚴。其實自繭縛。如徐者鳳毛麟角耳。或主借權之說。吾輩猶斥之。陶模之言可以得之於垂斃。而不可得之於平昔。則以大夢初醒。元氣廻盪噬臍之悔發於不自覺。外此豈有望哉。何陳子之言近似也。陶讀莊論淒惋。陳子反言諷喻。俾聽者警省。如聞清夜鐘聲。肉食如兩人。其亦碩果之僅存歟。昔金聲桓與章于天置酒高會。觀梨園爲樂。聲桓顧于天曰。『畢竟衣冠文物好看』蓋聲桓蓄反正意。以是激于天。徵覘其隱。陳子於聲桓則何如。想望故國風示來者詞躍躍有鋒能否反正。吾不敢知。顧其意旨與聲桓何彷彿。殆亦不易與者矣。或曰、陳子服官久。滿漢之界習與

泯然。是言出自本衷。非有刺諷。曰否陳子邃於學者也勝代典章制度必能探考遺老之微言大義抑豈未聞漢官威儀而以胡服當之耶是可爲陳子昭揭其非昧然者惟以陶模相校陶模自知不起蘇情言之末必罹禍而陳子則不能透洩惟委婉紓徐出之時位有異用心則固一耳設陳子獲膺寵呂見隆厚心雖了然矢陶模之志而不能行聲桓之事則異日易簀時其亦有聳然反本見之於言者矣吾願觀其後也雖然老朽如陳子不忘漢風吾厚望之青年學生又將奚若能無聞之興起哉老子曰、正言若反。孔子曰吾取其諷。



譯叢

西伯利亞紀行

俄國克羅頗特庚著　仲密譯

西伯利亞。故放謫之區也。其地在歐人意中。大都以爲恐怖之域。桁楊縲絏。遍於境內。是中罪人。爲酷吏所嗛。輒以杖死。而力役北中。以勞苦殞者尤多。下民患難。實萃於此。第俄國政府則用爲報仇之地焉。設有遊子。無論同是俄人或屬異國。若過烏拉爾羣山。止於界次。見分疆柱石。背腹有文鐫。其一曰歐羅巴。一曰亞細亞。慮無不栗然自念。行且身入禍國矣。又或返憶但第地獄道題詞。若移以銘此。當視舊刻二言良勝。然使遊人時更西下。歷肥沃之野。見西伯利亞農人康樂自繇之气。以與俄民之困窮者相較。又與村民習接酬酢。極歡。了不見流人蹤跡。凡笑譚問答間。亦不及此。且復無所聞知。益以夸者大言。卒告生客。謂西伯利亞流人境遇之佳。較俄農且勝。則亦遂將信之。自責往日肊測。窮北移民之狀。大過其實。而西伯利亞流人誠

未至如箸書者所言窮寃酸苦至於此極也凡遊西伯利亞者於此一端常落謬見蓋不獨異國之士爲然爾第使偶有一二悲苦之境與之遭逢如見初秋風雨中罪人赴戍行泥濘道上或見貝迦耳澤畔波蘭人暴動時狀又或在耶古斯克林中邂逅流人如愛勒曼氏遊記所志者事雖至微而寓目動心必能振其悲感使於不實官書與平情野史之間一蒐其實且啓目審諦察此「流西伯利亞」數字中所函之憂患爲何如於是知西伯利亞情實蓋舍官書記載而外誠別有哀史存焉是中噭號呼暑之聲自闢地以至今隱約蟬聯未嘗斷絕時其人乃始恍然大悟知人之言西伯利亞者造語雖厲而校諸事實猶曰輕微而凡此凶戾之談曾聞之兒時意爲攸謬不可徵信當遠在荒古以前者不圖亦見之同世紀中也當世之士論議囂然率高揭仁義矣第信能尊視人道致意於此者抑何其寥寥耶

西伯利亞流放之事言其原委遠在三百年前墨思科列帝既聞可薩克亡人在烏拉爾山外別得新土則即以遣罪人數十年中防營林立自摩迦水原以至亞訶支克海次沿流一帶莫不有人迹焉窮荒殊域移民所不樂居流人則往而實之投荒

林廣野間力與自然爭命。自可薩克人奉命以求新地。流人踪跡。即與之偕。蓋波耶爾（義云貴人）疑慮之見。以爲道路雖長。森林雖密。猶未足以處畔人。使與皇都永隔。及絕域之表。防營既立。遠依北極。或在阿比澤中。或道利亞山外。斯乃信流人佇足之所。衆就其地。各自建小舍而居。亦即爲他日之丘壠焉。西伯利亞爲地。山深林密。水流險惡。益以天時之厲。即在今日。行道猶難。若三百年前。更可知矣。且官吏橫暴。無有紀極。則十七世紀又將何如。舊宗長老亞跋公者。初次遣戍黑龍江之一人也。嘗記之曰。川水膠淺。而筏極重滯。主者皆凶殘。其杖尤巨。鞭著人體。深切膚肉。且苦刑甚酷。或以炮烙。或以倒縣。而人皆枵腹飢而被苦刑。後多死者。亞跋公暨其妻徒行赴戍。歷時五年。及過大川。妻仆冰上。僥不能前。問其夫曰。吾儕苦難。何時已耶。長老曰。至死方休。爾乃復前。逮至。手掘冰穴爲居。即鎖著壁間焉。十七世紀初期以後。流西伯利亞者。絡繹不絕。初有鄔格理支村人及大鐘一具。同流沛陵之地。先是攝政戈杜諾夫命人殺皇子特密忒列於村。村人驚擾。鳴鐘相告。朝命悉摘村人及鐘耳舌。因諸廢墟。爾後繼之者。爲舊敎宗徒。以不服膩剛改敎。多被磔殺。幸或免死。亦悉驅

之充邊後更繼以農奴之不從新令叛其主人者墨思科都人首領之抗波耶爾者武士之抗彼得一世暴政者或小露西亞人之爲自繇戰者或諸族之反抗者暨波蘭光復之衆每敗即流西伯利亞數輒以千計凡大罪三其小者尤夥已而凡不法之民爲俄國所不樂留養者皆遣之出如殺人者遊民旁門之士叛人盜賊窮民不能購旅行券者奴子拂主人之意者鄉人爲警吏所銜或不能輸重稅者皆在放例胥轉輾澤國叢林中或槁死卯穴之內至於今行者相屬數且驟增十九世紀初年可七八千人今已將二萬（按此約千八百八十年頃也）逮波蘭大舉後則二倍之自一千八百二十三年以來其數始可稽不六十年而人之過烏拉爾山者蓋已七十萬人以上矣

西伯利亞流人中亦有能身忍苦難筆之於書以告天下者長老亞跋公首爲之其書猶爲世重他如曼細珂夫陀可路奇比倫暨諸士夫所述悲慘之史亦爲同情之士所寶傳諸後世又有共和詩人黎勒亞夫者當一千八百二十七年繯首以前曾作詩曰伏那羅夫斯奇以寫烏克剌因（按小露西亞本名也）志士之苦此他如十二月黨人（按以一千八百二十五年十二月之事坐流者。）傳記及涅克剌瑣夫所作俄國婦人一詩至今讀之亦尚令人感

動。惡士師而愛罪人。陀思妥夫斯奇於一千八百四十八年後。曾繫亞謨思克獄中。有名著記其事（按此指死屋紀事一書。千八百五十八年作也。）而波蘭人當一千八百三十一年暨四十八年兩次革命後。亦有箸書言諸友受難情狀者。雖然。是諸冤苦。猶未甚也。試觀彼千萬衆自發配日起繫鎖出墨思科都門徒步二三年達外巴迦拉廾中以至勞苦而死暴骨絕域去國萬里若夫得生還者猶其幸耳更試觀屠伯羅什吉勒兌夫所轄之衆日戰栗於巨杖之下或如波蘭沙迦耳斯奇博士數人僅以謀脫細故死於七千之梃擊又如隨行妻孥慘苦萬狀幸得速死始免憂患又如戍地逃人歲得千百率彷徨荒林中拾菌類草實爲食惟冀一見故鄉則反較一人一事爲微末矣更如安置極地生意皆窮由倦生厭遂不惜自投威尼舍消流以永謝此世而言其哀怨者誰耶摩克息謨夫著西伯利亞與苦工 Sibiri i Katorga 三卷雖少抉隱密以示世人而所宣又至微眇僅爲全圖一角他事猶不能知或將長此隱晦未可知也且其情況亦日益湮沒僅在流人之詩歌傳說中略有留遺而已每百年來放流愈衆緣以時勢事亦屢更故今昔不同情事亦異態矣而苦難亦與俱新正未有艾也

吾造此文。欲以數紙盡其顚末。爲事有所不能。故今此所言。則以近十年爲限。此三千日中俄人之流西伯利亞者。凡十六萬五千人。即信如有司言。此衆果皆罪人。而以之與八千萬之民數相較。則犯罪比率。亦可謂至高矣。凡有罪人其明具讞詞定以流放者。數不及半。餘皆未一見法官。僅緣有司一言。即見遣發。或由會議所決。要皆由地方長官之所主持。一千八百六十七年至七十六年。過烏拉爾山之衆。凡十五萬一千一百八十四人。中七萬八千六百七十六人屬此。餘即爲法官所定。計苦工者一萬八千五百八十二人。流西伯利亞者五萬四千三百十六人。多終身安置褫奪市民之權。或有弗奪者。二十年前流人發配。皆自墨思科徒步赴其地。如趣外巴迦拉者。當步行一萬五千里。耶古思克一萬七千里。前者歷時二年。後者二年有半。厥後稍稍有所修正。通國罪人。先聚墨思科或膩日尼諾夫戈洛（義云下新城。）乃登舟至沛陵。更機車至愛迦德林堡。又以車送吐曼。易舟達湯謨思克。故今之當徒行者。誠如某英人言。不過湯謨思克以外地。計之可七千里。爲程九月。如往耶古思克者。亦僅萬里有奇耳。顧俄國政府。猶以耶古思克近聖彼得堡。未足以安政事罪人也。

今則遣之至徼耳訶揚思克或膩日尼科令思克去耶古思克者又五千里合之爲一萬五千里即二年之徒行也（按英人闞斯兒爾曾著書言西伯利亞情況。未嘗慘苦克氏有文駁之。此段所說。於此亦有微詞。）第如人數過多有時亦獲特典可減行路之半有重車載之上道摩克息謨夫書中記伊耳古思克囚人嘗評此車爲天下至拙之器也無所可用適足以苦人馬而已蓋制既簡陋又無調節之機以殺震動之力且道路崎嶇久爲車輪所礙轍深如田溝囚車䡇硊行不得前西伯利亞部自烏拉爾山而東陂陀起伏行道尤苦其地大路皆用巨木爲梁橫陳地面車過其上錯落不平如以手指撥編竹上也此間道路荒惡雖遊人臥安車中藉以皮茵猶且弗適何況檻車中人藍縷之衣僅蔽雨雪兀坐板凳之上日行八九時而不少止者乎差幸此行尚短不數日即抵吐曼乃轉乘大艀亦曰浮獄以汽船曳之如是者八日或十日至湯謨思克顧衆雖因舟車之便行路得減其半然得失亦正相當艀中隘而人稠又至不潔故恆有癘疫爲災一千八百八十一年十一月十五日墨思科電報載湯謨思克訪事人書云定律每艀廣當容八百人顧臨構造時初不以人數容積爲準惟由汽船主者古爾波多夫伊革那多夫

二人定之二氏乃各劃百人之室以自畫於是每艀僅足容人數六百而仍使八百人共居之室中穢惡特甚且空氣閉塞人往往病死小兒尤多各報又載俄國官書記罪人死亡之數正與之合蓋舟行十日死者約百分之八或十即全舟八百人中死者六十四人或八十人也嘗有友人躬歷其境馳書相告曰今日舟中惟死爲政笑喉炎惡疫窮極披昌死者接踵每抵一驛小兒死體之投入水中者必數人駙設醫室主以癡兵一人往而求治者常滿戶外焉

既至湯謨思克稍得休止數日其干犯私罪爲有司所放者皆分往湯謨思克諸省南至阿爾泰橫嶺北及北極洋餘則更致之西伯利亞東部一帶之地惟以河水爲梗時復氾濫故往伊耳古思克者未能即行而每七日中來者不絕悉羈留湯謨思克獄內獄舍僅容九百六十人繫囚之數則達一千三四百時或至二千二百餘人病者居囚之一而病院湫隘僅能容其三一故他病者仍留獄室與他囚伍一席之地三人蜷臥其上室中病人呼號囚徒歌笑與禁卒叱偶之聲一時嘈雜並作而人氣蒸騰益以濕衣穢惡之氣尤不可耐有入西伯利亞獄者爲言曰若一入室氣使

立塞當奔出以吸清氣不爾且厥死惡氣盈室如霧籠河面然少頃亦遂安之矣獄外更有所謂家人室者景尤哀慘西伯利亞獄官密斯羅嘗曰慘澹一室之中千百婦穉枕藉其內困苦之狀至莫可言也凡罪人妻孥官例不給衣而農婦平日衣無重襲夫既被逮即無以爲食乃相攜而出比日久讞定轉徙極邊更歷長途敝裘爲風雪所侵亦以零落不能蔽體矣室中婦人率敝衣露肘革履已穿足亦傷破坐地嚙鄉人所施麤黑麵包亦有垂死稚子枕其母膝旁則黃口之雛臥焉顧衆皆深愛小兒以自慰解蓋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非如官吏之無人心者故人有孩提衆率代爲撫抱且斯裂鶉衣爲之裹縛煦育將護無所不至兒之以是得長者亦頗多方吾作此文時側有少女乃爲吾述兒時聞母所言罪人之若何愛慈官吏之若何殘暴更爲述囚人所與玩具狀物雖簡陋顧在流離貧困之中叱傌鞭笞之下乃猶能自作其氣製遊戲之具以娛小兒則其慈愛之情又何如也

罪人既行囹圄一時少以清靜苟使川水無故道路既通則每閱七日有罪人一隊出發數五百人偕其妻孥去湯談思克趣伊耳古思克或外巴迦拉爾時景狀令人

一見不忘俄國畫師雅珂比氏曾作圖以象之圖既病矣而實未盡也讀者第懸想一景在大野之中寒風怒吹雪花飄蕩下蔽凍地沼澤衆多彌望皆是旁生叢莽及灌木類爲風雪所苦枝枝下曲遙望鄰村遠在七十里外平山連貫上有濃密松林起伏天際映以闇澹雪雲隱約如在霧中野間有鳥道一縷曲折而前路旁皆立竹竿以防行人失道而路極險惡轍迹甚深車輪爲破流人即遵此而行有兵一隊爲導繼以苦工罪人翦髮至短被褐衣背綴黃色圓文韡裂褻創之襪亦現人各繫黑索髁際有梏如道中多乞得錢賂鍛工爲緩其鎖可得破布苴之兩足之索上繫諸腰手亦加桎別以一索聯繫七八人爲一羣羣中一人偶動同繫者皆被牽掣其孱弱者爲壯夫所曳而行不得少止驛路甚長而秋日復短也苦工之後又繼以放逐之人衣履如上兵卒夾道而行或回念出都時命令曰、罪人有遯者射之死獲一人者賞五盧布後更有車數乘曳以老馬細小如貓載流人行李亦有疾病垂死之人僵臥車頂以繩縛之俾勿墜車後從罪人之妻偶有一二人得附車側亦僅一角之地容蹲踞而已餘衆咸尾車後以手挽兒或抱諸腕衣服不完寒風刺骨敝履決踵

踐堅冰而行多悲憤逃亞跋公妻之言曰吾儕苦難將何時已耶此後更有衛兵爲殿見婦人有中途困頓欲少休止者輒擊以槍柄驅之前又有大車一從兵卒後則護兵長官之車也

衆入村落則悉誦密羅舍勒提耶（義曰慈悲）之歌以求施與顧名雖爲歌實乃非是此蓋千百囚人哀慘之聲託之歌詞自鳴寃苦因以求助於村民而村民之困窮亦猶彼焉歷世以來淫威逞虐是故下民憔悴生意日消今聞哀歌令人悅怨感懷古今如聽敲扑呼號之聲囚室陰沈荒林深密以及妻子啼飢淚痕在頰也西伯利亞小村居人昔多身受其苦善能會解歌旨故難人（俄民多稱囚人曰受難者）呼籲之聲亦獨貧民應之嫠婦之貧且老者聞聲輒交臂作禮持餅餌銅錢之屬鞠躬虔進之祈勿以微末見却迨日薄莫已行道五六十里乃抵一驛夜當假宿於此又每行三日亦止一日爲休息衆將近驛約畧見屋外亘柵則行必加速壯者排衆先入奪板榻據之驛中板屋皆五十年前故物久受風雨剝蝕日就敗圮梁椽朽折上多隙罅風雪雜入如露處然室隅積雪成堆無爲埽除者室容囚百五十蓋準五十年前每行人數逮今增

至四百五十或五百人故百五十人之室今當受五百人也囚之强有力者或橫暴者如積盜殺人者等悉得板榻爲藉餘則祗能就榻間隙地而臥或在其下地表積垢如泥厚可寸許室戶一閤氣息隨窒益不可堪雖然較之半驛則此間情況猶善也半驛者亦囚人宿止之所特僅一宵不休息者耳其室愈湫隘穢惡亦甚有時室不能容惟露宿檐下以度寒夜亦無爝火可得溫其處又無別室居罪人眷屬須假兵舍休止（見摩克息謨夫所著西伯利亞） 婦人擁其兒就室隅門次劍戟森嚴之間蹲坐於地以待旦微吾國婦人具堅忍之德歷萬難而不回者又奚能安受此苦也至從行小兒由是虐殺者數亦滋衆如官書所載一千八百八十一年中小兒之在十五歲以下隨其親詣西伯利亞者僅小數得活戈洛斯（報名。其義曰聲。） 亦言小兒多數不堪行路之苦悉死道中或方抵西伯利亞而殀嗟夫流放西伯利亞一事其情實何如古人所言安殺不辜（按事出新約。指赫洛德王屠貝德釐罕小兒事。） 者正謂此矣

流放之人非壯健逾常者跋涉長途恆不免於病且無診治之地自湯謨思克以至伊耳古思克計程可四月餘道中僅有病院五皆至隘小計共有榻百具如中途暴

病不及抵院者。即棄之去。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正月五日。戈洛斯記之曰。病人棄置驛中無爲理藥石者病室無榻更無枕衾之屬在律病者日給四十八戈貝克有半第悉入長官之囊因無所得也驛之禁卒則常虐繫囚以索賄賂禁卒食由官給有麥粉供作餅餌更勝以金歲三盧布（按約銀三兩）嘗有衆囚被雨寒凍欲然火取煖禁卒曰鑪壞不能用矣衆賂以金則又曰窗敝待脩也衆又賂之始得破布以塞戶罅風乃不入逮晨又曰若當滌室而後行不者出値若干衆又不敢不聽也他事類此若罪人眷屬窘辱尤不勝言一千八百八十一年有政事流人羣起與一吏爲難以吏要一女士於廡下欲犯之也然則其所以待私法罪人者必無以善於此從可知矣凡上來所述初非陳迹皆今日現行之事有友方自戍地歸見吾此文謂凡言皆實更舉所知相告篇幅所限未能悉載數因共繫一節雖閒變革然亦近日事在八十一年正月始易此制也今因人手械已分繫不相聯第其索甚短臂屈不得申每日奔走十時不堪拘攣之苦而鐵鎖經霜與骨相摩發爲斐厲諦斯之病其痛苦尤劇

復次尚有一節。當少詮解。凡政事罪人之赴迦拉金卄或放各地者情況一如常囚

故與英國箸者所云待遇優異語正反如伊什比斯奇暨兑波戈羅二人冒私法罪人名得免苦工一事正可作證一千八百六十四年以波闌犯人數多曾用車馬輸送顧六十六年後政事罪人皆與衆囚徒行赴戍七十七至七十九年三載中復載以車而按驛休宿如故是後情狀復變如吾上文所叙無間男女皆然甚或違二十七年定律而加鎖焉所別異者僅關系政事者自爲行隊不與衆伍且有車數乘以載病人而已凡由有司命令放逐之衆今亦以車行且宿驛中或收之獄與常囚同

摩克息謨夫既作書述西伯利亞苦工事更識其末深望徒行之制早廢顧日月逝矣而摩氏之志終不酬一千八百六十一年自繇運動破於政府後一切改革之議悉斥爲危險之謀棄絕不遑而放西伯利亞一事則依然二十年前狀罹其禍者歲二萬人夫其制之惡爲人世耻大氏知者皆能言之無如氾濫之勢莫可挽救道中傳舍歲久朽圮而放流之制亦日以紊亂往者衆矣孰生孰死已不可知其坐前人之罪步其後塵者數又何限年年歲歲男婦之東徂者不知幾千萬人矣盛哉夫流亡人數之增浩乎其勢未有已也　完

印度母國萬歲報

公俠譯

一母國今後之問題

礮火彈光。乘空飛來。國民行動。殷震寰宇。如矢在弦。遇敵即發。國讎未殲。殺機未有艾也。而一役未平。一役復起。暴動暗殺黨徒繁衆。此途彼途。後起者舉難豫知。自炸彈事起後律師那頓自以爲代表王權。躬與裁判。豫設成見。以抵禦此次獄囚暴發一事。遂得從容布置。遏吾黨再舉之謀。使緹騎警吏。假此時機。馳犇全國中。大索民間之跡近疑似者。舉國如陷於恐怖時代。偶被疑爲通於近來斯婆陀什(Swadashi)梵語譯云母國 Swodesh 爲名詞。Swodeshi 者形容詞也)黨必不能於此大騷動中。覺其私人自由猶有保證者。然此亦不足爲吾黨患。蓋當此驚疑不定。苦惱無計之時。仍有一竺信可恃之理焉。何也。民間集大團體。來歸於此行動之下者。蓋知梵天聖裔。今爲臺隸。莊嚴淨土。穢染腥羶。既生斯世。有不能恢復舊還之主族者。罪浮於盜國之虜。其挾彈操刀。狙擊執政。正由良心激發。謂之爲敗道喪德。紊亂風紀。可乎。疇昔之人。作民黨之魁。名震一時。聞者色變。至今則皆觀望周章。若無餘勇可賈而

其必至於是者亦赴於自然之勢無如之何者也故雖形勢情事於其私人無累外觀激昂慷慨若敢任事者實則中懷爲之遲疑者久矣有時沈靜無動若偵其事實則不得謂之爲遵時養晦剛健中止之氣潛伏而有待惟超逸羣倫足任吾黨之堅互無論遇何種競爭悉具有眞生命眞毅力者大雄無畏其形勢情事至爲鞏固此非吾黨過信實就一切方面觀察之而知其然者也故國民行動所有變遷至爲繁穰有是俊材勇固因之增倍任吾勢力之所至雖稍可和緩吾斯婆陀什之行動者亦且無之蓋前未曾見之非常事業而有非常人爲之群智衆力悉集於一途自造成此不成不休之勢位矣且有與此對待而實相負者即民衆通識平易之理增進發育而成爲一種新穎而不陳腐堅卓而不游豫之決心焉且能以追求衆人所易容納之理想使之發達盡致見於圓滿之實際而無遲滯急激之患於是國民行動其專致心無減縮其決定心無餒墮安危禍福不之計也而是時所問於吾黨者惟手段行徑之宜如何耳究之今日吾黨之新地位果否能有手段此惟需吾黨之精確之思索與觀察非如他物可外求也凡行事手段之宜有變更也此於情勢既變

後誠切要不可緩至其變更必宜於如何性質事前誠不易言之實則當吾黨尙未至一地位可以決定吾所行事之最後手段之時須先收藏聲勢諦觀有何發展出見於現政府所行政策之上誠以志在樹植純粹之公民生命輔掖純粹之公民實力復使國人因公民資格而不棄其責任是時果如何策勵吾黨增進吾黨事業以養成斯民之勢力與智能此全視當路官吏之所爲欲以滅絕吾黨實則助長吾黨者而爲擇決故政府所以制民黨者愈險惡則民黨之所以制政府者愈神奇也夫天下事亦多矣無論爲吾黨之當知當行者爲何事要於我現所置身之巨戰中堅有不容不知其爲何地位者一方則有強權之專制佐以近世文物之應用遂得鞏固其組織又一方則有輓近新出之希望由專橫之反動力促其成立即求是淪胥民族憑藉己力以圖獨立冀以己之權利加入於世界人道生命中任爲何國舉不得以非人道者待遇之復與其他民族並立平等爲世界自治國中之一自治國於是異族政府與國民行動相激成戰如兩人對奕乙之着着移動必視甲之方移動而放爲奕局者以定其所向故民黨必先觀政府所欲行者其方針所向果在何

地而後依之以定吾所行事之前途焉惟政治之奕與嬉戲之奕不同政治之奕本於人類智能所具層出不窮之機變心其爲奕具而爲吾人之所運動者非木質非象齒乃人類也其行動也由於一己之志意者爲多由其嚮導與首要之指揮者較少夫人類具有感情智識屈己徇衆之心恒不如其求伸己志之切此乃汎無範圍之事若一尋求使吾人所謂豫定一語若顯然不可能乃人人易識而無異辭者恒覺衆志分馳有甚難措手者矣有此困難遂於吾民黨增無窮之疑懼非第因黨勢微弱實因黨人所倚賴者全在更事不久客氣難制片時感慨可以慫恿一朝忿恨可以奮發之民衆耳而民之有是感慨與忿恨也其發動之原因恒出於與吾民心思利益相反對之政府所操之政策故吾黨首領爲民請命者於政治劇戰中必視政府之行爲以定吾之趨向舉此事實之易見者即政府逼處危機其所自認爲職務者已使吾民黨爲之注意矣蓋今後印度之國民行動非可徑情直遂必有理以整飭之復有高明智慧之思想以支配之何謂高明智慧即於政治方域爲道德之精神本體所由造成之結晶體也此不必徧責之吾黨惟當此國民行動進行之時

於吾黨中柄權之先導者則必不可無此高明智慧嗚呼革命非易事爲之首者亦非易人故思及吾黨前途至難逆料也所易見者斯異族恣睢暴戾所以釀今日之亂事者絕非純正之政治行爲若輩一聞民間起兵行刺事發心膽爲之摧裂即時不能出一謀事後亦無長技以處此蓋若輩以爲近今印度騷然不靖者總不出學界中人縱有出此範圍者亦不過不平黨人所倡不法之教育耳實則皮相語也復有爲政府代完此說以堅其信者如高赫黎 Cobale 羅莫達特 Romesh Dutt 謂革命爲學界之願望與利益復逞其乖謬之見謂立法會議之擴張於公家役務中錄用多數曾受教育之印度人復於印度總督管下之行政會議位置一二印度人籌置鉅欵由政府推廣教育如是則必可饜印度人之所欲而靖近日亂事云聞是說者雖明達之士亦將爲是不經之印度政治家所惑亦以爲今日之國民行動祇在稍受教育之人乃一流社會之野心於億兆人無與也若果如是則暴動暗殺吾民絕不受其影響是茅萊氏壓制羈縻互用之策亦不無微效也不知吾黨與民更始乃與斯民同其一感情者於此感情非但生長吾土之市人（指英人）不屬之即隨不

列顛高官大吏爲僕從一切以西方習俗爲宗從此引其生活之氣息行事之意想知有所事之西人不識母國同胞之一種印度奴 "Servant of India." 亦不屬之有知今日亂事其根本如何深固及知英政府若輕視此國民行動而不一究其眞相則此後必爲自殺之愚夫者惟吾印度之眞國民耳質言之凡印度之眞國民絕不置信外人（指英國人言）其忌外人也如洪水猛獸以爲遇之無能生者蓋彼據其征服地位無事不表示一種優勝勢力彼之仁慈絕不引近於吾民惟權詐神秘使吾民不能測耳然而吾印度國民與彼宰制吾國之政府二者之關係中雖恐懼心爲其根據地幸今日有新事業起而爲吾民掃除此恐懼心矣蓋世界地理歷史之知識日漸發達而吾國中治人者與治於人者之地位自昔無人置論今則異族主民已有確定識別自南安普頓 Southamfton 黎阿鋪 Liverpool 倫敦歸來之印度傭人及夫大都通邑傭於英人家庭之印度僕婢行營屯地爲英國兵士執役之塞包 Sepoy（英國軍中最下之士兵）悉於英人性質偵察無遺深悉彼族劣根性之所在凡此數事竟將吾民之畏外心滌除盡淨而彼族所恃之權詐亦已昭然揭出可知印度革命

乃國民由習慣之心理成爲習慣之事實其視一部學士所爲者强烈倍之矣要之民有公憤敵愾同仇不患其不能殺敵致果滅此朝食患在無道義以導之少中正守法之心耳夫政治行動一旦震覺國民之權利思想則易啓過激之傾向故必求其中正守法而後可所謂中正守法者此不必先求之於一般民衆須求之卵翼民生之民黨首領否則革命自繇之目的終無可達之時蓋一人之當否全國存亡所繫道德才具一有不足大事將爲之去矣故當斯研究討論之時欲假定吾黨行動必至如何誠非易事也

二政府與人民

今印度政府人民間有最烈之激戰。凡爲人民者。當詳審觀察。求知其顯著之事實。蓋此至爲重要。乃印度今後獨立問題之所在者也。天不祚吾梵方橫遭淪亡慘禍曩日政府人民之關係今悉淪胥銷散勢不能即反其故所謂曩日政府人民之關係者其根本有二一在人民見其國之出治者允明寬厚爲人民對於政府之信用心一在政府見其人民乏才能少希望因而與之以實力爲政府對於人民之信用

心人民所信者以爲凡人民有所缺乏可漸漸取給於政府政府所信者以爲因民所欲而與之必能滿足民望雖未也亦能使民遂生樂業不至有不平欲嗚輟耕思亂者在昔印度康樂和親朝野安謐今已矣自梵方陸沈英虜東噬入踞吾土而物質勢力如江河潰決洪水　濫民生天然之組織破壞殆盡而國人初執之政策亦因以變更蓋當彼族初至國人惟向之乞哀故瞿赫羅 Ashutosh Choudhury 謂之爲乞丐政策其所行者請願而已呼籲而已如所云憲政討論者儼若於印度政治之進步爲第一又若請願乎籲事即立就者惟請願矣呼籲矣請願者呼籲者其成功也仍依賴異族政府之歡心而此異族政府對此果有歡心與否尚在不可知之數而此憲政運動已於英吉利全國造成昭著之輿論輿論如何則仍主張英國宰制印度彼族殊不以吾國人有請願呼籲者即少戢其烈焰也即使如佛羅諸什邁特 Pherozesh Mehtu 於國會中所論者謂憲政運動務在養成輿論其結果亦終不能轉移彼族野心使之毅然開釋此三萬々印度人令後不復以奴隸相遇之然則憲政運動者名爲感動英國議會人民令其保安印度政治之發達實則薄志弱行

震慴於强權故作模棱兩可之論內誤國民之趣向外希英政府之寵眷耳然勿謂英人終黠吾族終愚也曩時至今日若此等事者悉翻然政矣非但於何方面凡畏葸迂緩之政策中不復見有勢力即今日印度國民中涉及要求乞哀之意想者並亦滅絕不存而震慴於他人强權者悉起而反抗之矣此反抗者無論激於被動起於自動於前此憲政運動舉無關係夫伏處他異族威權之下日日呼號哀鳴望政府之萬一垂憐今忽大張旌鼓直向政府挑釁果何因而有此變計哉曰抵制英貨者改造前此之要求而爲反抗者也首發此議者以爲報復榜葛剌之分析而後英出此此實非眞知抵制英貨之正意非吾曹所敢附和者也且吾曹亦恐此輩抵制貨之眞意未嘗深究之耳或謂英吉利商品不行銷於吾印度者於今三年此事必求初終如一其激烈慷慨宜不減於初起時要之固無人不思此舉爲恐赫英國政府人民之計以爲英人一日不取銷榜葛剌之分析吾印度人即一日不市英貨可也若般布那多羅南生Rabu Narendra Nath Sen生存至今日或高呼曰我知罪矣"Peccavi"然當千九百五年八月七日榜葛剌分析事揭示於迦勒迦特Crlcuttr

市廳而抵制英貨甫決議時彼必知其已自樹一幟直與英人威權立於相抗地位是時彼固以一身爲孤注遑恤其他哉且抵制英貨非武力之反抗乃堂堂正正人道之反抗也乃印度異日獨立之誕生日也其爲被動之反抗固無可疑惟凡反抗事雖有自動被動之別其宗旨總不外挫滅强權維持人道無往或殊所殊者無過方略耳雖在千九百五年十月十六日之前抵制英貨間或有憲政運動性質自此日以後若謂以此爲要挾冀以震怖英人令承認吾民之所求者則非矣榜葛剌州既分英國有一絲一帛入吾印度國人仍守前誓擯斥勿用舉國有此決心者非欲挾制政府使廢分州異治之舉乃吾國民自此直對英人發難先於彼之商業上爲最巨之損害耳爾英吉利人若對於吾印度尙有人心爾尙得有爾商業若漠然蔑視吾曹行動以爲不久即歸消滅吾曹惟有永久杜絕爾商業之交通爾苟不顧吾曹之願望吾曹惟有加害於爾之利益此乃抵制英貨之眞意雖榜葛剌既行分析仍堅持不懈者正以試政府人民之實力果孰爲强毅堅忍也故茅萊氏深知抵制英貨之起究非專爲分析榜葛剌州彼雖見停止分析亦爲一策實終不力主停止

之議蓋謂即舉榜葛刺還歸一州亦不能使印度人息其抵制而反傳以勢力促其進行不啻以政府雷霆萬鈞之權勢一舉而降服於民志之下凡民間挾一武斷行事要挾政府若能以之廢除政府之一種處置即能以之廢除政府之一切處置今日既要挾廢除郡縣之分析明日必繕甲兵厲士馬儲資糧三日則革命軍旗徧於草野而大不列顛支配印度之官僚政權行將一一墜地如以衆怒難犯其鋒不可嚮稍示退讓區々郡縣之分合不妨姑順輿情藉全商政是實吾英統治印度之無上權力從此告終之日也茅萊惟洞見抵制英貨之眞相故其於宣布分析榜葛刺時已知即罷分析之議未必可解散抵制英貨之大羣蓋惟有經驗之政治家以種種考究而有政治之哲學必於吾國人抵制英貨能窺其用意所在彼知此非吾印度人獨恃之武略乃以此爲政權恢復之造端正如北米合衆國當時獨立之第一基礎爾且此抵制英貨者雖爲被動之反抗實則準諸自繇貿易之義與示威暴動者不同乃無背法律之事而專制之國苟縱其人民有依據法律之反抗得以從容行動於民庶中浸益植其勢力此乃樹敵自斃坐取滅亡而凡藩國之類於印度者

其政府之危將益甚若夫共治國家如英吉利本部者國家人民之間絕少權利之爭攘有之究於其國家生命地位之根據無大影響有時間有被動之反抗亦因少數人民決定不服從多數至其結果非擯除少數者於公衆利益之外即多數者降心以從少數之意見不如此則二者相持終無已時也前之事實則如磨蒙 Moamans（生米國多起之宗教張一夫多妻。其開宗者爲約孫斯密。）之在米國後之事實則正如今日英國之敎育聯合法令是也 Connection with Education Act 若在異族政府統治之國則不然蓋一國家既被他族征服其民已失其國民資格無主治之權利是時若有被動之反抗非民間自有變動終令其國家政治之組織與其政府之獨裁政權安全遷移於人民之手反抗者正此遷移之嚮導耳故凡有經驗之政治家必深察未來爲長治久安計豫求避去糾葛不絕之紛爭嫌怨以屈從被動反抗者之志向浮囂政黨惟逞其臆論不知被動反抗之徒實制其死命而政府以此等政黨引導之大異於熱心遠見之政治家久之不自知其所持之旗幟於聲色不動時已降於民黨之馬前矣而彼輩所恃以剪除民黨者恆適以翼成之有時要幸成功政府乃獲有地

位權力爲其生命之新根據不幸而失敗彼反抗之民黨鑑於政府所設施其操術演愈進恒於政府所防之外成爲必勝之革命軍矣此蓋歷史之明證人類已往之事實也今日吾三百兆梵天之裔志興母國以後決不滋爾異族實逼處此爾大不列顚政府與吾印度人民共當審知此理銘之於心以驗後事之如何可耳

印度柯來因報 The Carlylean 米國文學柯萊里 Thomas Corlyle 之文派

公俠譯

米人密倫菲僕 Myron H. Phelpo 致印度人書(其七)

密倫菲僕米國之婆羅門敎徒。熱心印度獨立。於紐約爲印度會報。Mdia Honse 爲居留米國印度革命黨之中心焉

數書悉係鄙人個人意見凡與鄙人素有交際之會社均與此無涉

鄙人不敏復有數言敢貢於印度國民左右君等自今日始須珍愛母國婆羅門敎徒與回回敎徒素不相能君等自今日始須破除嫌怨不復記憶鄙人深信此於君等爲至貴之企望極高之義務若有一人爲婆羅敎徒或回回敎徒一日生斯世不欲孤立無助求出而與其邦人諸友交遊復欲從其所遇邦人中之異宗者獲有情

好即不能逃是義務誠能爲是則種族（案印度回敎徒多蒙古人）之軋轢宗敎之嫌忌不日將絕跡於梵天淨土如旭日朝出宿露頓消國人無論有何嫌怨悉渙然冰釋如此則爾印度國行當脫去他人羈絆景運復昌作自繇樂國也

人孰無國宇宙雖大惟先民所經營締造遺其後人得以休養生息之土爲獨繫情耳至於宗門同異互相排斥亦國民信仰分岐之常事故珍愛毋國破除嫌怨言雖平易然無論何人吾言若與之微有分量將爲之申論此言視爲極高之義務見到之名言其須臾不可或忘宜寢斯饋斯衣斯帶斯嗟我梵門兄弟其毋以予言爲誣此事於爾國民生存至爲切要又至糅襍而難解決要當專竟調和此外何事皆可暫置不問惟斯印度國民之信仰回敎者若果爲君等之友則君等人權尙可保持不失耳鄙人復申論此於我回敎兄弟前君等須知婆羅門敎徒對於君等之深情高義勿論如何其視賤印度土食印度毛奴隸印度人之外族必相差絕遠不可以道里計也

先後連致數書。悉爲印度回敎友人所屬。彼等與鄙人言曰。不列顛之治印度。其政

略總不外「分治」Divide and rule 一法。蓋專以詐僞矯飾。挑激宗教感情。釀成敵意而婆羅門與謨罕默德自不列顛盜國之前兩教團眞誠之友愛其關係繼續不絕。英人則從而遏之。其推行此種政略。必利用無宗旨之回教徒。以敵其國人之非同宗門者。如在東榜葛剌。信謨罕默德者倚附陀迦 Dacca 長官與婆羅門信徒開釁。釀成種種紛擾。不列顛政府乃藉口維持治安竟分榜葛剌爲二州。孛予之回教數友皆渴望其國人不爲官吏所愚弄。並望其得從鄙人數書中獲有圓滿之誨言。而鄙人所論之事。其性質亦非慫恿爾印度國民依賴不列顛所設施之計畫。與其所以能設施斯計畫之能力蓋所謂大不列顛者今已無能爲役也雖云全盛實則老大帝國已日趨於陵替矣

英吉利以工商實業雄於世界。爲諸國之首出者。數十年於茲矣。其治印度。專以養成印度人信服英人强權心爲唯一之政策。故今日印度諸齊民仍多謂英人能久據其國。猶泰山而四維之也。不知不列顛之富厚已爲米利堅淩駕而上之。今正與日爾曼互爭雄長。雖不知鹿死誰手。然準諸實際經驗英人終當蒙一大打擊。驟降

至三等國。殆無可疑者。不列顛之敗象已暴露於世界。雖鄙人此書及後書中間有保守意見。而於政治學歷史學之考究中。實不乏明證。以張鄙人所論。但於進陳諸證之前。試先舉一事實。乃爲輓近著作家所認識者也。一千九百一年英倫出有一書。題曰英國能否百年。"Will England last the Century" 意涉懷疑。蓋爲其國危也。書曾附寄於半月報。"Fortnightly Review"（不知爲書爲報。姑以報譯之。）其所言者。係獨就英人感情而發。若預言者然。而今日英人感情演示。無不成爲事實。衡以書中所論。殆毫髮不爽也。書云「二十世紀中。無論何時。米利堅必以工藝爲天下冠。無能阻之者。彼新大陸。乃天下第一煤鐵產地也。而其國人擅製造才。吾英人所爲者。實遠遜之。至其事業程優美。具最精敏之機械智能。而其所需物質。悉取足於本國。復佐以大多數之工人。故一切原品。不出國門。悉可成器。米利堅機械智能。適成其國民之特性矣。其工藝事業。皆前後聯屬。相繼廓張。一日千里。行見米利堅物產豐盈。壓濆泥嘉羅河流Niagara 達於無上地位。此殆不可避之事也」 由此可知英人自顧已汲汲不遑。其對

爾印度人必專橫而不少戢者亦恐君等偵得其破綻耳實則內顧多憂矣

今有使吾曾耿耿在心極不易忘之一事此事云何曰號稱英國同盟國之日本方於其國立學校中紹介大不列顛衰亡論一書 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British Empire" 意在儆覺後生使悉知英人之不可恃而其謀去國家之危害及個人之失敗邪惡爲著者及彼國諸執政所深信此於大不列顛威權之墜地引導至爲神速也

鄙人於此所感頗覺公允誠摯非出於客氣私懷故因印度國民而施以種種考究罔敢不愼對於回教諸友尤加注意何也誠以英人所以能盤踞梵土奴隸爾三百兆無辜梵裔至於今日者並無他長其所恃者即在爾崇信謨罕默德之徒排斥爾梵教兄弟之主張君等若懷此錮疾不可滌除是則怙惡不悛使鄙人終身失望如此而欲翦除英虜使梵土反其淸淨葢其難哉

今日所論非以鄙人興會所到故取此論題而鋪張之實以鄙人對於此事有不能已於言者乃不可逃之義務蓋於此有一明證所蘊至爲深邃若分別觀察之則可

見彼等據一地位。掌握印度全國。一切事業。悉取諸爾印度主族之手中。而還以控制全體。且見有諸種矯僞行爲爲此輩所曾設施者出而混淆觀聽熒惑趨向引爾神明之冑墮入迷途悲境。至於飲鴆自斃而不自覺。君等今欲恢復人權申明公理。必使印度擧國之民。於此情事。究知其眞理何在庶於國民之所追求者能取決無誤乎。此鄙人不敢不爲君等道之情也

語云。不自由無寧死。君等果立志驅虜不使非爾族類者示威流毒於爾土地則革命獨立指顧間事耳。蓋二十紀之幕已開英吉利於諸强國中行將失其首領之資格此在歷史學者視之。絕不足怪凡習知西方史事者均知泰西諸國由昔逮今其衰亡也緊接其全盛之時即彼英人亦知西方歷史不過主治首出之國一起一蹶之記錄耳昔巴比倫西里亞波斯迭據上古開創之壇場及菲尼西亞 Phomciaus 厲行中央集權之制始於西陀 Sidon 繼於台里 Tyre 後至地中海之南殖民於非洲北陸定都於此名曰加顚 Corthange 次則西方土地擧爲希臘征服於是泰西文物制度曼衍而成希臘文化自希臘逮至羅甸自羅甸逮佛蘭哥等條頓民族其

後謨罕默德建國侵入南歐擾攘數百歲文學復興伊大利半島佛羅斯 Florenec 温尼西 Venice 及同島之他邦代爲西土文化之中樞焉大率每一世紀歐洲必有一新權力之躍起與極高治權之過渡如十六世紀則西班牙極盛時也十七世紀則佛蘭西起而代之至十八世紀昂格魯散遜人崛起於西北海隅島國入執歐洲牛耳僅及百年日爾曼帝國興兼以米利堅工商暢行則此後控馭全歐左右列國者不在英人而在德人也明矣米利堅獨立英吉利已失其一等地位今與日爾曼遇吾曹有不能不爲英吉利豫憂者

綜觀西方歷史遠自巴比倫近至日爾曼此仆彼興要必有一國駕乎諸國之上並時莫之與京此若成爲泰西國運之天然公例無可逃者然至亞東諸國王朝興廢乃所恆有如謂每百年中必有新國起而總握東方霸權豈其然乎於印度尤異是梵道昌明文化亘數千歲而不墜史乘所傳同族絕少紛爭事總之亞陸有五千年歷史謂之爲帝國主義消長之紀事書則非也

今於西方社會學者有最習見之問題焉即彼輩於東西文化分用積進靜止二語

一指其區別之所在惟是區別究非淺近易識實彼輩所最難論定者也

社會學上問題西人研究之者其所論能與社會諸方面應合適用無少乖謬莫過於罕利曼因 Sir Henry Maine 者實無其人然罕利所論積進社會與靜止社會於區別其意弘深淵奧尙須加以發揮今雖非專解釋此問題之地然附論研究之則見此極深純果斷之研究者罕利曼因已將靜止社會積進社會所以不同之故略爲表示其事實則於靜止文化中精神與物質之平衡必維繫於個人生命國家生命之內於是社會諸法席悉由精神之感想以保持規定之歷久不弛不幸破裂社會天然組織之物質勢力置重於泰西諸法度之上從此社會之資格權力悉趨重於物質矣是說也誠是以滿足鄙人心志得以就此指明東西文化之互異乃在彼此現存治法根本不同之故此亦社會學者所共認而非私人之語也

印度幸未蒙物質巨害所患者英人之長據此土耳然彼亦無可慮者準諸西方諸國興亡成例英人能保其現在之勢亦祇止有一短促時代耳善觀天下大勢者早爲覘近學子發見英吉利論亡之證矣

凡果毅堅忍悲壯慷慨者悉爲山野之民城市俗競浮薄民偷而狡徧天下皆如是盡人知之山野聚清輕之氣凡民生長於斯則爲勇健之戰士勤敏之工人精銳之思想家城市之民其遺傳中已乏剛勁性浸染於澆風薄俗心思體質悉罹病弱一傳再傳發見滅亡結果可怖哉有覘國於英倫者謂三十年來英國農業荒蕪目甚而勤儉殖產之民與鄉居之毅力豪風浸益銷散與城市同化居民相率棄其田園趨集於大都華市競作侈靡事實乃良心之病兆於德育體育惟有引導其墮落耳

英人約翰馬丁 John Wesley Martin 著有一書曰農英之衰亡 "Ruin of Rura England 其序曰近二十年吾英農事踈墮達於極點舊有村落悉已殘破人皆厭耕作都邑爲滿一室二室喧囂襍處放辟邪侈無所不爲昔日樸俗蕩然無存民偷農廢食無所出全國所需以糊口者六分有五仰諸外國故吾英與今日歐洲一強國之戰事其宣言書必因舉國乏食之故爲之揭出而內國之大革命與帝國之瓦解殆不遠矣

英人自言其國如此君等胡復畏之爾婆羅門謨罕默德兩教徒若果珍愛母國能棄嫌怨者英吉利其如印度人何君等勉旃鄙人將於後書中當復論此也

密倫非僕

合衆會館

紐約

千九百八年六月



說林

法顯發見西半球說

太炎

近法蘭西蒙陀穆跌輪報言。「始發見亞美利加洲者。非哥命布而爲支那人。自來考歷史者皆見近不見遠。徒以高名歸哥氏。案紀元四百五十八年。支那有佛敎僧五衆。自東亞之海岸。直行六千五百海里而上陸。其主僧稱法顯。紀元五百二年。公其旅行記于世。今已傳譯至歐洲。據其所述。上陸地點。確即今墨西哥。今考墨西哥文化。尙有支那文物制度之蛻形。現有婆羅門裝飾。又有大佛像等。不知何年製造。」今案所謂旅行記者。則法顯佛國記。其發見美洲之迹。當在東歸失路時。錄其原文如左。

弘始二年。歲在已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初發長安。六年到中印國。停經六年。到師子國。同行分披。或留或亡。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得好信風。東下三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大怖。命在須臾。如是大

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大海彌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所準。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若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値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許日。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于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即便西北行岸求。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得好水菜。知是漢地。或言未至廣州。或言已過。莫知所定。即乘小船入浦。覓人。得兩獵人。即將歸。令法顯譯語問之。答言。此靑州長廣郡界。統屬晉家。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矣。

案。師子國即今錫蘭。本欲自錫蘭東歸廣州。乃反爲風所播。東向耶婆提國。耶婆提者。以今對音擬之。即南美耶科陀爾國 Ecuador 値墨西哥南而東濱太平洋。科音作婆者。六代人婆和兩音多相溷。如婆藪槃豆一譯作和修槃頭。是其證。耶婆提正

晉耶和提明即耶科陀爾矣 世傳墨西哥舊爲大國幅隕至廣則耶科陀爾之在當時爲墨西哥屬地無疑所以知耶婆提必在美洲非南洋羣島者自師子國還向廣州爲期不過四十六日據唐書地理志言 「廣州東南海行二百里至屯門山乃帆風西行二日至九州石。又南二日至象石。又西南三日。行至占大勞山。山在環王國東二百里海中。又南二日行至陵山。又一日行至門毒國。又一日行至古笪國。又半日行至奔陀浪洲。又兩日行到軍突弄山。又五日行至海硤。蕃人謂之質。東行四五日至訶陵國。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四五日行至勝鄧洲。又西五日。行至婆露國。又六日行至婆國伽藍洲。又北四日行至師子國」。故法顯失道以後商舶亦齎五十日糧蓋仍依師子廣州之水程爲準是則由師子國至廣州最遲不過五十日也今據法顯所述遭大風晝夜十三日始至一島又九十日而至耶婆提國合前三日計之已得一百六日是東行倍程可知況南洋與師子國間途次悉有洲島往往相屬當時帆船皆傍海岸而行未有直放大洋者今言海深無底不可下石而九十日中又不見駢海島嶼明陷入太平洋中非南洋羣島可知逮至耶婆提國猶不

知爲西半球地復向東北取道塗中又行百餘日始折而西夫自美洲東行又百許日則還繞大西洋而歸矣當時海師不了地體渾圓惟向東方求徑還繞泰西進行旣久乃軼過靑州海岸之東始向西北折行十二日方達牢山南岸是顯非特發見美洲又旋繞地球一帀也不然由師子國至廣州程塗祇五十日而東行一百六日乃至耶婆提國復由耶婆提國東行一百餘日始達中國近海是爲期已二百餘日不應迂回至此由此知蒙陀穆跌輪報所說可信哥侖布以求印度妄而得此法顯以返自印度妄而得此亦異世同情哉然據佛國記言耶婆提國已先有婆羅門特無佛法則法顯以前必有印度人遇風漂播至此者故婆羅門敎得傳其地特所謂大佛像者或法顯停留五月時所遺耳又觀美洲山脈橫貫南北者在北美曰落迦 Rocky mountains 至南美則曰昂底斯 Cndes 而落迦本印度稱山之語如補陀落迦咀落迦彈多落迦揭地落迦是也落迦義本爲見引伸則爲世界彼富蘭那言山盡落迦落迦岡底斯爲西藏大山即葱嶺所自起以緜亘萬里得名美之山脈莫長于昂底斯正與葱嶺等明昂底斯亦即岡底斯之音轉斯皆以梵語命山益

明婆羅門當先至美洲特以姓名不著而尸其名者獨在法顯斯可爲梵士前哲悲亦爲漢土尊宿幸矣

大秦譯音說

太炎

漢世稱羅馬爲大秦。至南北朝無改。魚豢范曄皆云。其人民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殆非也。大秦至漢、始通、若以其類中國人得名。當云大漢。不云大秦矣。今案大秦即剌丁譯音小異耳大本音徒蓋切經典釋文於莊子天下篇大過大多大少皆云舊敕佐反是魏晉間又舒舌頭音爲舌上音要之舌音諸紐古皆展轉相迆旁迆又得爲半舌半齒如羍從大聲古文作𡘋從入聲則大聲亦可迆入半齒日母剌則半舌音也說文韵譜大又音他達切與獺同音獺從賴聲賴從剌聲而獺得音他末切則大字讀去聲得同聲于賴讀入聲得同聲于剌可知也今廣東惠潮嘉應多中原遺音說文大本訓人彼則謂丈夫曰賴子大轉爲賴亦以舌頭定母之字旁迆作半舌來母音也秦本齒音古亦斂入舌頭端母如詩箋云螓謂蜻蜻也說文螓但作蜻而今之蜻蛉說文爾雅皆作丁蛵是秦聲青聲字古可讀丁之證今瓊州呼

先生如丁當則齒音斂爲舌音者今尙不絕出是言之大秦之音正讀剌丁以種類稱其國非謂狀似漢人明矣

漢土始知歐洲各國略說

大炎

漢時始與大秦通其後通稱歐洲諸國爲大秦前不知有希臘後不知有日耳曼也始知希臘在西晉譯那先比丘經時彼經云「那先問彌蘭王王本生何國王言我本生大秦國國名阿荔散」此所謂阿荔散者即亞歷山德府自馬基頓破波斯別遣諸將分守印度此彌蘭王者即其後裔然漢梵皆稱之爲大秦亦以種類近故始知日耳曼在隋譯佛本行集經時彼經云「太子初就學說六十四種書中有耶寐尼書自注隋言大秦國 鴦瞿梨書自注隋言指書」案日耳曼舊譯稱耶馬尼此作耶寐尼譯音小異當釋迦佛出世時羅馬日耳曼皆未興或其時山野初民自有一種書契亦未可知不然則此經結集宜在羅馬亡後時羅馬已爲日耳曼人所據故稱大秦爲耶寐尼也鴦瞿梨者似即鴦格魯撒遜然據印度學者言印度人亦通稱歐人爲鴦瞿梨以黃髮得名則所指或廣矣逮及唐世大秦之名漸隱故唐書云「拂菻古大秦

也役小國數十。貞觀十七年。王波多力遣使獻赤頗黎綠金。開元七年。因吐火羅大酋獻師子羚羊。」拂菻者即佛朗哥。是時正爲歐洲帝國。唐時與歐洲諸國往來最數。由是安西都護所轄者。有丁零州奄蔡州大秦州等。皆寓名夷落。以其首領爲都督刺史。而道里方域始詳悉矣。若歐人知漢土。當自漢桓帝時大秦王安敦遣使入貢始。前此柏拉羅圖書有願學於馬耆之語。馬耆者譯爲東方聖哲。蓋猶印度六師之流。非漢土儒先也。

匈奴始遷歐洲考

太炎

今之匈牙利。即匈奴音轉。尙考匈奴西徙。在後漢永元之世。時竇憲與北單于戰。虜衆崩潰。單于遁走。斬名王已下萬三千級。獲生口馬牛羊橐駝百餘萬頭。諸部率衆降者。前後二十餘萬人。班固所爲作封燕然山銘也。然北庭猶未滅。而漸西奔保烏孫。故范曄云。單于震懾屏氣。蒙氈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後書西域傳亦云。延光二年。敦煌太守張璫上書陳三策。以爲北虜呼衍王常展轉蒲類秦海之間。專制西域。共爲寇鈔。李賢曰。大秦國在西海西。故曰秦海也。是北匈奴種族一出烏孫

一趣大秦趣大秦者所謂匈牙利矣突厥爲唐所驅匈奴爲漢所驅皆轉入歐洲變游牧爲城郭耕稼則知禍者福所倚也

印度先民知地球繞日及人身有精蟲二事　大炎

印度學者嘗與余言距今千四百年即白人所謂五世紀也印度有天文師巴斯伽羅焦闍 Bhaskarachojya 發見地球繞日事先哥白尼且千餘歲余謂先民獨見亦奚止是小乘起世經言一洲日正中時一洲日始沒一洲日始出一洲正當半夜是亦先曉地圓矣非直印度震旦人測天之學素視印度弗逮渾天家言天如雞卵地如卵黃是亦曉地體渾圓也緯書言地有四遊是亦曉地球轉動也蓋此義本由比校量度得之非艱深難了者矣且如動物之有精子歐洲自十七世紀有孚曼者始發見之其先或云卵中有雞或云卵中無雞相爭不決而印度則二千歲前已知精子如小乘治禪病祕要經云

子藏者在生藏下熟藏之上九十九重膜如死豬胞四百四脈從於子藏猶如樹稭散布諸根如盛屎囊一千九百節似芭蕉葉八萬戶蟲圍繞周帀四百四脈及

以子藏。猶如馬腸。直至產門如臂釧形。團圓大小。上圓下尖。狀如貝齒。九十九重。一一重間有四百四蟲。一一蟲有十二頭十二口。人飲水時。水精入脈。布散諸蟲。入毗羅蟲頂。直至產門。半月半月出不淨水。諸蟲各吐。猶如敗膿。入九十蟲口中。從十二蟲六穀中出如敗絳汁。復有諸蟲細於秋豪。游戲其中。諸男子等宿惡罪故。四百四脈從眼根布散四支。流注諸腸。至生藏下熟藏之上。肺脾腎脈於其兩邊。各有六十四蟲。各十二頭。亦十二口。宛綣相着。狀如指環。盛青色膿如野豬精。臭惡巨甚。至藏陰處。分爲三支。二九在上。如芭蕉葉有一千二百脈。一一脈中生於風蟲。細若秋豪。似毗蘭多鳥觜。諸蟲中生筋色蟲。此蟲形體似筋。連持子藏能動諸脈。吸精出入。男蟲青白。女蟲紅赤。七萬八千共相纏裹。狀如絫環。似瞿師羅鳥眼。九十八脈上衝於心。乃至頂髻。諸男子等眼觸於色。風動心根。四百四脈爲風所使。動轉不停。八萬戶蟲一時張口。眼出諸膿。流注諸脈。乃至蟲頂。諸蟲扇動。狂無所知。觸前女根。男精青白。是諸蟲淚。女精黃赤。是諸蟲膿。

又如小乘正法念處經云。

十種蟲行於髓中。有行精中。何等爲十。一名毛蟲。二名黑口蟲。三名無力蟲。四名大痛蟲。五名煩悶蟲。六名火蟲。七名滑蟲。八名下流蟲。九名起身根蟲。十名憶念歡喜蟲。

所謂筋色蟲在男。青白在女。紅赤者即精子與胚珠是已。復云行於精中名爲起身根蟲。身根由此而起。其爲精子益明。大率印度剖解之術素優。故有筋色蟲起身根蟲之說。當今所謂精子。又有八萬戶蟲之說。當今所謂細胞也。夫孚曼初見精子時。未嘗用顯微鏡。徒以解剖生物。窺見影略。遂卓然稱祭酒大師。而印度自二千歲前。已知其名物儀象。斯亦一奇也。然印度諸聖哲本以第一義諦見重。推步之密。解剖之精。未足以爲寵。況儀器不傳。勿能使人人證見。是固不逮歐人矣。獨至空色雙亡。前後際斷。歐洲諸哲學者。雖能舉其名言。非能證其境界。而印度有瑜伽止觀之法。令人人皆得觸證而實驗之。斯固非歐人所能企也。

小說

電光（續二十三號）　英人馬豆克著　臺山譯

本篇

一　奚密子商店

接尼窪爲法蘭西瑞士之都。紐銳其爲日耳曼瑞士之都。二城繁盛相埒。惟自商業觀之。則接尼窪相形見絀矣。紐銳其城臨湖面山。淑氣氤氳。畫家詩人。出于此者。則里茫湖靈秀之氣所鍾耳。紐銳其有湖。取名紐銳其湖。有其特美。爲法蘭西所不逮。有里廡渠貫湖而流。渠水恬靜。无湍激之患。然不能如名川羅因之淸且漣也。紐銳其少年每敖遊其上以爲樂。紐銳其城。廣於接尼窪。負山臨壑。狀態奇偉。每逢佳日自城中遙矚。班多阿栢刺之峯。積雪晶瑩。則萊因河之源也。更登高遠眺。則里廡渠左右麥田果園。一望无涯。湖瀫銀浪。加以阿耳排恩峯之雪巔。皆天公特作以助人興會者。城之西南。有原曰幽提里栢者。地出海面三千尺。此地風景尤佳。奚密子

商店者冶鐵機器商也。建立是店者。爲非子奚密。非子奚密。初乃農人。其父母爲地主。瑞士窶人傭耕其田奴於其家以償租金不避寒暑晝夜胼胝其手足以保其兒女。不凍餒。家人不散離。雖奴亦窶人願也。小非子爲其子女中最敏者。其立志亦高。不與諸弟兄姊妹同。欲別立門戶不願作牧牛子以竟其身以是爲徒於一冶匠家。朝夕師之。及長可爲職工。遂之紐銳其睹其繁華瞠目曰。夥夥天下也。後謀得一位置。在冶匠家。比及五年。遂合資焉。主人且以女妻之。主人死。遂繼承其業。妻安娜高橋。驕婦也。以其父應作天潢貴冑。己乃下嫁非子。常以爲俯就。非子善賈。後其商店發展。幾握牛耳于商界。生子三女一。一子暴疾而夭。餘皆長。能代父母勞。非子已申其志。未幾以考終。昔時交友皆嘆其死。其妻子則涕淚縱橫矣。孀婦奚密。洎夫逝後。百慰莫改其憂。然幸有二子。助理商店。後益展發。命匠爲塗其車。初非子奚密生時。常以此車行。其妻告之可塗車以漆。不聽。辯說百端。終不聽。且笑曰。余願以手代鞭策也。妻怒其儉。及非子既沒。妻欲果私願。遂命髹匠塗一臂帶甲手握匕首狀復塗二獅對蹲狀于其車。孀婦奚密風格猶美。惜泰肥碩。面不脫農人氣。黑髮斑矣。其二

子衣服麗都濟濟若富家子姓。好游蕩。將傾其家。孀婦奚密。力論其子。施之以轄制。二子乃斂行協助其母。亦漸知行賈之術矣。是二子一名非子一名彼得。非子長於彼得四歲。年二十八。承其母志。頗知處世獨立之法。且多才。其弟愚劣。有足償其願者。雖氓隸狗馬亦爲之。然天授其才。則善賈也。其家自此二子外。則其女伯沙矣。其父逝時。伯沙年十八。雙眦瑩瑩。樓髮披肩。嫵媚不佻。伯沙初生。其母即欲良造就之。是心不衰。迄於女長。伯沙在襁褓。其母珍愛備至。以己爲社會一分子。即當爲社會養成好子女。若英人字子之道。不屑爲也。于是以白絹之衣衣伯沙。以絨裹伯沙。以美麗之搖床置伯沙。凡足表其愛伯沙者。盡爲之矣。伯沙長及五歲。聰敏有知慧。其母教之。根性已固。年十二。其動作已高於人一等。瑞士富婦。俗以其子女能作特待生于高等學校爲榮。故伯沙年十三。即已入一高等學校之在瑞京者。瑞京伯耳恩。以多學校名於國。因定學制之名人伯氏特那依在伯耳恩故也。孀婦肄密常憐其女之肄業於瑞京。時省問之。伯沙既長。知慧過人。長於音樂。且善書書。所學靡不就。其貌既麗。宜其母以之驕人也。奚密常念其女智識既優。而天眞美質。尤爲世界美

女所不逮則恨社會階級之嚴不能高置其女若人許贈之以貴族之名者半其產而予之亦所不吝常言彼女必婿貴人其妝奩之豐可以動公侯于窮公侯之中又可以施其選擇以女之產雖少亦有一兆法郎也此婦夢想如此且實希其夢必踐凡歐洲未婚男子之爲貴族者奚密莫不知其名即德國之窮貴族隊以市爵銜爲生者亦一二知之奚密挈家居荷金荷金在湖邊距紐銳其數里荷金多富商居故荷金爲富商樂遊地奚密之別墅曰波塞橋奚密嘗開茗會於別墅以招來賓小心殷勤必使來賓言其儀式一若市中大商富豪所用者一切用器精良尚不足於心富商隱賈皆非奚密之所希冀然力盡矣一貴族高宦猶不可見也奚密望猶不絕冀佗日其子走歐洲交遊冠蓋之間或可得一貴人以匹其女此危道也必行之是孀婦者不以小不忍而亂大謀者也當是時伯沙知母意且聽之仍勤學於塾其性質漸變爲輕浮快樂是固瑞士高等特待生之習彼俗以輕浮快樂爲美德固无待言然有一事伯沙爲之其母不以爲害非不以爲害也乃不知之所謂一事者一函書耳是書乃於茗會時致伯沙者是書乃一少年所贈其書者情語纏綿伯沙讀之

百邏弗舍幾可背誦始裂之而投于火以掩其跡受書之翌日伯沙覆之情辭旖旎不亞來言自時奚密日犇走于外以求貴婿其女則已與人結不解之緣行坐思之瘠瘵見之矣

二花語

奚密子商店傭工滋衆每星期五發給工人照票數達千以上及末日發工資當備鉅金故非子晚年時於其分店又添造一汽車製造廠故其商業增繁茂工人中有少年名交攝夫高闊地者某微族之獨子也其族非土著然居食於紐銳其者有年其世系無可考即族人亦深隱其事跡不與人言其族善操德語人亦不外邦人視之以其族拙戀自守甚得鄰里意居市外一小舍中田圃數畝方其族來居已有是微產矣及高闊地灌園治果以食朝夕餘則以售于市高闊地隸業一公立學校中得受良教育未幾遂爲徒于奚密子商店其爲人和易多智遇人有禮人多寵之且嗜讀書尤喜科學一勤敏少年也初入店奚密已甚眷顧以其靜而不亂耐勞而好學見寵于主婦外此足以折婦人心者美也高闊地爲人不短不長容貌端正眼光

曄曄面有喜色惟其膚稍黑黔髮卷卷覆肩額長者敬而愛之少者敬而畏之奚密視之如子女故常任以事示深信之又常命之至波塞橋別墅別墅有女僕名安那蘇荷者美女子也幼喪母母固庸于奚密家者是以奚密愛之惟恐不深奚密曰沾沾爲女相夫常亦念及安那其意曰妻安那者必良善工人始可工人勤得工資煖飽妻子之餘猶可助他人之不足也謂匹安那者莫如高闊地宜而安那者不待主婦爲之慮已存意高闊地矣中心眷之未敢言以尙未知高闊地意也主婦先揣知其意故謂安那他日成禮願助奩千法郎安那喟然曰彼未必余愛也主婦笑曰是愚女子之言也余知其必欲得汝設汝能得其歡心者男子娶妻而美且可得奩資千法郎必愼重其事余爲宰或匹汝于彼或匹彼于汝任汝爲之可也余有言必踐汝何憂爲不數日汝即高闊地之婦矣安那聞之喜自是竭力於事之鉅細求見愛于高闊地然高闊地者敬之禮之而不親之安那愬言于主婦前曰高闊地果不愛我主婦慰之曰孺子何知高闊地之爲人深自斂持余愛之用是故也且彼有所愛故縱而又禽之汝有姱色且多賄恃之可以得美丈夫彼焉有拒汝者再六月彼工

滿汝黨可成禮矣他日康娛以偕老汝且待之安那大悅未幾値夏至伯沙以校中放假歸家省問一日昏莫時攜其婢安那窺園摘花爲戲落日靄靄歸鳥棲枝遠山若金若紫似額手與夕陽爲別波塞橋別墅之園地址展曠百花叢茂芳菲滿目是時也伯沙衣冰縠衣冠麥穗冠青髮飃風披覆肩上左手持籃玫瑰盈筐皓齒明眸惝恍如仙穿行花中與落花共舞時高閬地突以扊肩至趨二女前鞠躬而言曰余今日蒙主婦以事召來荷金故冒昧至此是扊肩乃夫人命予致伯沙孃者言已授之伯沙二女睛光瑩瑩顏色微赭皆若樂是人之來者高閬地略道數語遂欲去伯沙急曰止止爲余采玫瑰花幹多刺余甚苦之花色姣好何多棘也高閬地歎曰歷艱嘗辛然後能樂世之恆情也孃其知之言已取剪刀於伯沙手步入花壇摘花削其幹刺得玫瑰一束獻伯沙前曰花容嬋娟見孃而羞矣伯沙赭頰囁嚅而言曰何子之善辭也安那在旁意甚不安搖其首曰高閬地善諛若蜜世之愚女子皆將蠅集高閬地莞爾曰然則孃智者矣安那悟其意面微赬高閬地察之乃急摘玫瑰一鞠躬獻之曰敢請孃以花色之美而納之伯沙曰高閬地善諛若蜜安那之言是也安

那持花佇立若醉若癡身顫心搖忽忽不知神之所如私自謂曰高闕地愛我也猛自驚覺徐揷花于膺雙眦下垂而上覘高闕地蓋安那有生之極樂日者今日是也前念淵沉復熾然矣時日已西沒湖光如練遠山暮氣蔥曚已不可見惟白雲無心曖曖相逐于昏空而已高闕地及二女尙笑語不休三人中獨安那樂甚高闕地一舉手投足安那皆心儀之其聽高闕地語不啻聞鈞天九韶也忽聞窸窣在廊下呼伯沙入夜氣淸涼恐侵伯沙安那嘆樂時之不淹于是高闕地挾二女而行手提花籃安那曰高闕地今夕與余黨共餐乎對曰否否余母宴客命余衛送客歸以客來自遠方也余將乘末次瀛船以歸二十分即行矣安那蹙然曰是矣汝母客必年少美女不然何去之急高闕地大笑曰然七旬龍鍾之美女也安那曰汝言必實高闕地曰孃能信我我之福安那心中突突聞高闕地言句句皆愛之之辭也伯沙久未語獨行呻吟其聲嚶嚶行將及屋忽顧曰盍再繞他道以歸于是復出他徑安那感伯沙爲延其時三人且行且笑語及抵屋星光滿天矣伯沙取籃于高闕地之手曰勞者不可無贈遂贈高闕地以花高闕地受花謝曰謹謝贈者伯沙與之執手反而

急趨母所其母方呼之也于是安那高闊地取他門而入突然氣筩高鳴高闊地曰孃再見運將弗及矣安那忽取膺前花置高闊地掌中曰納之高闊地取花猛接其頟急趨去安那惟聞沙灘足音突突悵然歸寢是夕未見主婦詰旦乃盡擧昨日事以告奚密欣然笑曰高闊地余實成汝復謂安那曰高闊地將爲汝夫矣余將告之汝多財待彼工期圓滿即可擧婚禮矣安那自是俯仰瞻望融融甚樂以爲此世界直無上天宮也(未完)





●秋蒔種子ノ無代配布

岡山縣邑久郡長船農事試驗場ニテハ荷造費切手拾錢ヲ送レハ例年ノ通リ有益ノ種苗蔬菜ノ良種及西洋新草花二十種ヲ何人ニモ無代配與ス由同場ヨリ通知アリタリ

●秋蒔草花種子ノ無代配布

既記ノ如ク岡山縣邑久郡長船農事試驗場草花部ニテ配布スル西洋新草花ノ花名ヲ同場ハ問合ニナル者多數有之由右ハ左記ノ貳拾種ニシテ送費袋代トシテ郵券拾錢ヲ送ル者ニ送與スル由通知アリタリ

○新船來冬咲朝顏　○仝麝香百色スミレ　○仝　紅花スミレ
○仝　麝香連理草　○仝狂咲撫子　○仝八重フロツクス
○仝　八重蔓櫻草　○仝スカビオサマキシマ　○仝　八重オダマキ
○仝　優等翠菊　○仝蘭國げし　○仝クリサンスマンス
○仝　新形撫子　○仝花菱草八重交リ等ナリ

種苗換交配布取扱處

岡山縣長船農事試驗場

博徵海內方言告白

中國方言。傳承自古。其間古文古義。含蘊甚多。而世人不知雙聲相轉疊韻互變之法。至有其語而不能舉其字。通行文字。形體不過二千。其伏在殊言絕語中者。自昔無人過問。近世有文言一致之說。實乃遏絕方言。以就陋儒之筆札。因訛就簡。而妄人之漢字統一會作矣。果欲文言合一。當先博考方言。尋其語根。得其本字。然後編爲典語。旁行通國。斯爲得之。僕前撰新方言一册。略得三百七十餘條。近復展轉鉤考。又發見百餘事。一人耳治。勢不能周。願海內知言之選。各舉鄉土殊言。以告上書今語。下解義訓。旁註某省某府某縣。以便訂實。函件寄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可也

章炳麟白

國學振起社廣告

國學振起社社長章太炎君已移居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內有信件請直寄民報社爲荷

(新方言已出版)

定價金參拾錢

國學振起社啓

社會主義講習會
天義報社廣告

本通信所已遷于麴町區飯田町六丁目二十一番地如有信文稿請直寄本處爲荷

代派中興日報廣告

此報由僑居南洋志士所剏設專爲發揮民族民權二大主義而民生主義亦間及之議論精闢與中國日報相伯仲本社特紹介於學界特別減價凡定閱者全年九元半年五元郵費另加

請看一看

告白

本社開設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承辦所有鉛印石印照相銅印等項耑用電氣MOTOR機器印刷極爲明晰四方 賜者請移 玉到本處面議可也倘或 賜函則敝社員造府趨謁面訂亦可

帝國出版協會

秀光社

SHUKOSHA,

No. 4. Nakasarugakucho Kandaku.

TOKYO, NIPON.

請看一看

本社簡章

一 本雜誌之主義如下

一顚覆現今之惡劣政府　一建設共和政體

一維持世界眞正之平和　一土地國有

一主張中國日本兩國之國民的連合　一要求世界列國贊成中國之革新事業

二 本雜誌仿歐美各大雜誌體裁論著不分門類後附時評小說譯叢來稿總求不戾旨靡不搜羅

三 本雜誌置總編纂一人撰述員無定額庶務幹事一人會計一人校對二人收稿一人

四 本社員之外如有撰述不與本雜誌宗旨相違者請逕交本社編輯所擇尤登錄以期雜誌奉酬

五 有慨捐本社經費十元以上者奉酬本雜誌一年二十元者二年三十元者三年五十元以上者永遠奉酬俱推爲本社名譽贊成員

六 本雜誌月出一期至少以一百二十頁爲度定價一冊二角預定半年者一元一角全年者二元郵費另加

七 本雜誌定於陽歷每月廿五日爲發行期決不蹈從各雜誌愆期之失

八 本社編輯所設於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發行所設於東京府豐多摩郡大久保村百人町二百卅八番地與本社通信者請直投編輯所

九 凡經售本雜誌者十分以上九折三十分以上八折報資按期滙付如三期未清者即行停寄清算幸爲原諒

售報價目

全年十二冊	二元
半年六冊	一元一角
零售一冊	二角

郵費另加不折不扣凡通日本郵政之處每冊一分其餘外埠(每冊)六分兼封小包另計

注意

[illegible]上前訂廣告之價目難敷紙費自十三號起改訂價目如左如有特別廣告請至本社面議

廣告價目表

期限	一頁	半頁
一期	拾圓	陸圓
三期	貳拾七圓	拾陸圓
半年	五拾貳圓	叁拾壹圓
全年	九拾六圓	五拾七圓五角

廣告取次所

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秀光社

代派所

日本東京 中國留學生會館
同 神田表神保町 中國書林
同 富山房
同 三省堂
同 南神保町 群益書社
同 早稻田大學前 同文書店
同 小川町 東華書局
同 今川小路町 振華書局
橫濱 永新祥

香港 中國日報館
西貢堤岸 和昌樓
英屬加拿大 華英日報館
庇能 黃金慶
美國舊金山 大同日報館
美國紐約 貨濱記
安南河內 粵東會館
檀香山 陞記日報
新加坡 陳楚楠
吉隆坡 群興號 [illegible]

芙聲 朱穎兒
小呂宋 人壽堂
坤甸 福源號 江濟水
新加坡 振源棧
同 星洲晨報社
大霹靂埧羅 謝伯令
麻六甲 振長春呂文余
三寶壟 黃[illegible]禮
四貝美萩 [illegible]德凌
小呂宋 李[illegible]

中國開國紀元四千六百零六年
西曆一千九百零八年
日本明治四十一年
清光緒三十四年
陽曆十月十日印刷
陽曆十月十日發行
(每月一回二十五日發行)

編輯兼發行人　章炳麟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

印刷人　藤澤外吉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編輯所　民報編輯部　日本東京豐多摩郡淀橋町角筈七三八番地

發行所　民報發行所　日本東京市牛込區新小川町二丁目八番地

通信所　民報通信事務所　日本東京市神田區中猿樂町四番地(電話本局一九二五)

印刷所　秀光社